

拉丁美洲經貿季刊

THE QUARTERLY OF
LATIN AMERICAN ECONOMY AND TRADE

最新話題

曾近平時代的中國大陸與拉丁美洲關係
(2013-2018)

BRI and Future of Sino-Latin American
Relations

拉美國家對華政策轉向 兩岸外交競逐 or
中美地緣政治競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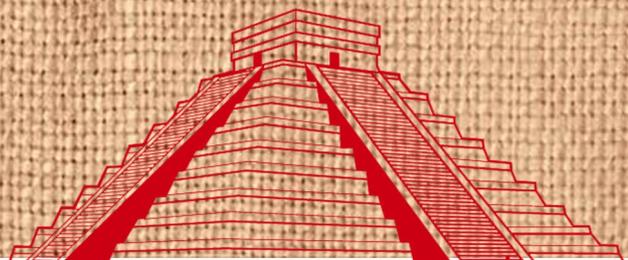
1 Jun. 2018 No. 33

ISSN 2305892-7



00015

9 772305 892001



拉美專題

習近平時代的中國大陸與拉丁美洲關係 (2013-2018)

劉本善*

摘 要

由於中共建政初期實行共產國際主義，且當時國力有限，對外僅能關注周邊亞洲及非洲地區；而中國大陸和拉丁美洲相距甚遠、文化差異大，故中共建政後至 1970 年以前，逾 20 年期間僅與古巴有政府間官方來往，與拉丁美洲以民間交往為主。近年來，中國大陸的經濟快速起飛，國力大幅提升，並開始在國際開展「與國力相當」的大國關係，中國大陸成為許多國家爭先建交的指標性國家。中國大陸也努力地扮演國際外交者的角色，讓全世界時時關注著中國大陸與他國之國際策略。

中國大陸與拉丁美洲關係發展主要建構於經濟貿易上，而政治方面，以「一個中國」原則為其核心利益，此考量不容全世界忽略。2013 年，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之經濟合作，以「一個中國」原則之政治考量成為中國發展與拉丁美洲關係之關鍵因素。拉丁美洲國家巴拿馬和多明尼加分別於去年七月和今年五月宣布與我國斷交，並承認「一個中國」原則，迅速與中國大陸建交，對於我國造成極大的衝擊。鑒於我國主要邦交國位於中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此一現象實值持續關注其後續發展。

本文藉由現勢分析中國大陸建政以來與拉丁美洲關係之演進歷程，對中國和拉丁美洲政策演進與發展、經濟及政治等因素進行分析，以評估習近平時代，中國和拉丁美洲之間的關係及其影響。

關鍵詞：中國大陸、拉丁美洲、中拉關係、區域關係、中拉論壇

* 劉本善，中國文化大學國家發展與中國大陸研究所博士班，正聲廣播公司董事長，臺北市新聞記者公會理事長，中華民國廣播事業協會理事長，電子郵件：ben333.liu@gmail.com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Latin America during Xi's presidency (2013-2018)

Ben-Shan Liu **

Abstract

Given the limited national strength at its early stage, PRC had not been able to reach out diplomatically to other regions than its peripheral Asian and friendly African countries. As to its relations with Latin America, mostly among people in nature due to geographic distance and cultural difference, China had only managed to maintain an official ties with Cuba. In recent years, with its national strength on the rise powered by fast economic growth, China begins to engage in great power diplomacy which meets its status. Many countries regard having official ties with China as an important achievement in foreign policy. China takes great efforts in playing the role of an international diplomat, concerning the whole world about its diplomatic strategy.

The world should note that PRC's relations with Latin America are based on economic trades while politically the One-China principle is the core interest. Xi Jinping introduced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in 2013, in which China highlights the One-China principle as a key factor in developing relations with Latin America. The Republic of Panama and the Dominican Republic abandoned ROC and established official ties with PRC in July 2017 and May 2018 respectively, delivering a major blow to ROC. Given the fact that ROC's major allies are located in Central America and Caribbean regions, the following development deserves close attention.

The paper is trying to look back and analyze 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a-Latin America relations since the founding of PRC, in order to evaluate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sides in Xi Jinping's era and possible impact caused.

Keywords: Latin America, China-LatAm relations, China-LatAm forum, regional strategy, China-CELAC

** PhD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Mainland China Studies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壹 前言

拉丁美洲¹與中國²相距遙遠、文化差異性大，中共建政初期雖然實行共產國際主義，但因當時國力有限，對外僅能關注非洲及周邊亞洲地區；第三世界或發展中國家對中國重要性之排序始終為「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亞、非、拉)。而拉丁美洲地理上與美國相鄰，美國總統門羅(James Monroe) 於 1823 年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America for the Americans)之所謂「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排除外國勢力進入拉丁美洲。而中國對拉丁美洲基本上視為美國之後院(backyard)，係美國勢力範圍。³

拉丁美洲、美國、中國相互間關係在進入 21 世紀後有極大轉變。在拉丁美洲與美國關係方面，隨著 21 世紀初期美國全球戰略重心轉向「反恐」，較無暇顧及拉丁美洲，致使美國對傳統勢力範圍影響力下降。而美國在拉丁美洲影響力下降之同時，中國與拉美關係超出預期快速發展，中國成為僅次於美國之拉美第二大貿易夥伴國及主要外資來源國，中拉關係發展吸引全球性關注。⁴ 胡錦濤十年(2002-2012)國家主席任內，曾五度赴拉丁美洲訪問；2008 年發表「中國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⁵ 2010 年，「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國家共同體(『拉共體』)」(Community of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States, CELAC) 成立，為西半球第一個排除美國參與、而包含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地區全體國家的區域性組織。

習近平在 2013 年 3 月正式出任國家主席後，2013、2014 及 2016 年三度出訪拉美，並於 2014 年成立「中拉合作論壇」(China-CELAC Forum)；⁶「中拉論壇」首屆部長級會議於 2015 年元月在北京舉行，「中拉論壇」成為推動與拉丁美洲地區整體合作核心機制，中拉關係發展進入新階段。2016 年，中國第二度發

¹ 本文「拉丁美洲」指西半球除美國及加拿大外，包括加勒比海地區之國家，亦即依「美洲國家組織」(OEA) 35 個會員國(含古巴)為基準，排除美國及加拿大之外的全體 33 個國家。

² 「中共」、「中國」與「中國大陸」在文中依需要交互使用，如部分國際組織發布之經濟數據不包含香港、澳門，以「中國大陸」稱之較恰當；在中國係以黨領政，政策層面以「中共」稱之；而國際媒體及學術界研究資料使用「中國」，在文中引用時亦不刻意改稱「中共」。

³ Robert L. Worden, "China's Balancing Act: Cancun, the Third World and Latin America," *Asian Survey*, Vol. 23, No. 5 (May 1983), p. 630.

⁴ Rhys Jenkins, "China's Global Expansion and Latin America,"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Vol. 42, Issue 04 (November 2010), p. 812.

⁵ 此為中國第一份對拉丁美洲正式官方政策文件，亦為繼 2003 年對歐盟及 2006 年對非洲後，中國政府發佈之第三個對「地區」政策文件。

⁶ 中國認為此為繼成立「上海合作組織」與「中非」、「中阿(拉伯)」合作論壇後另一重大外交成就。

表「中國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⁷ 在政策支持與重視下，中拉交流合作日趨密切。

雖然中國與拉丁美洲關係發展主要係基於經貿利益，但亦有政治因素考量在其中，特別是「一個中國」原則為中國之核心利益，拉丁美洲地區 33 個國家中，有 10 個國家為中國之「非邦交國」，數量近三分之一，亦占中國在世界 18 個非邦交國超過半數，「一個中國」原則之政治考量為中國發展與拉丁美洲關係之關鍵因素。習近平任內已於 2017 年 6 月及 2018 年 5 月分別使我原邦交國巴拿馬及多明尼加對華政策轉向，接受其「一個中國」原則，拉丁美洲地區成為我與中國主要外交競逐區域。習近平時的國與拉丁美洲關係是一個正在發展、在國內較少受到關注之議題，而此一議題受到以美國為主之西方學術界重視，因而愈能顯出其重要性。

本文旨在分析中共自建政以來發展與拉丁美洲關係歷程之相關資料，期能補現有文獻之不足。本文以文獻分析法(documentary analysis)為主，並輔以歷史研究法，經由資料歸納和整理，對中國拉丁美洲政策演進與發展，進行分析。本文除於第一部分前言論述研究動機與方法外，第二部分探討習近平主政前之中國與拉丁美洲關係，內容涵蓋 20 世紀中共建政歷經與民間團體交往、發展政府間關係、政府高層領導人出訪拉美等階段；第三部分分析習近平於 2013 年初主政後中國與拉丁美洲關係之發展，包括出訪拉丁美洲及提升戰略夥伴關係、成立中拉合作論壇、提升經貿投資關係及「一帶一路」與拉丁美洲。第四部分以評估習近平時代中拉關係「雙邊」與「多邊」並重，「單一」向「整體」提升之特點做一總結論述。

貳 習近平主政前之中國與拉丁美洲關係

中共建政後初期對外政策完全為意識形態所主導，美國與蘇聯因素，在中共對亞洲、非洲及拉丁美洲政策中具有重要地位。⁸ 至 1990 年代，中共放棄「以意識形態定親疏」之外交政策，與拉丁美洲關係開始快速成長。

一、 中共建政至 1970 年代中拉關係之發展

中共建政後至 1970 年以前，逾 20 年期間僅與古巴有政府間官方來往，與拉

⁷ 「中國對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6 年 11 月 24 日，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tytj_674911/zcwj_674915/t1418250.shtml。

⁸ George T. Yu, "China and the Third World," *Asian Survey*, Vol. 17, No. 11 (Nov. 1972), p. 1048.

丁美洲以民間交往為主。1950年代，在拉丁美洲地區無任何外交關係情況下，中共透過文化交流與拉丁美洲國家增進相互了解。此一期間中國與拉丁美洲關係以「文化協會」、「友好協會」及共產黨間之民間交往為主。⁹

「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於1954年成立，¹⁰專責與拉丁美洲非官方交往之「中國--拉丁美洲友好協會」(La Asociación de Amistad China-Latinoamericana; AACHILA)於1960年成立。¹¹據不完全統計，1950年至1959年，拉美共有19個國家1,200人訪問中國。由於1960年代革命輸出之負面影響，中共與非洲及亞洲部分國家發生嚴重外交糾紛；1964年中共新華社駐巴西記者遭巴西軍政府以「進行間諜活動及煽動叛亂」罪名逮捕，¹²與拉丁美洲地區唯一邦交國古巴關係亦陷入低潮，中共與拉美整體關係陷入停滯狀態。

中共建政後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自居，執行毛澤東「革命外交路線」，¹³1960年代，中共處於越戰、中蘇邊界軍事衝突等之「反美反蘇」時期。1960年代初，中蘇共意識形態分歧公開化，中蘇共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之路線鬥爭，延伸至1966年在古巴召開之第一屆「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團結會議」(Afro-Asian-Latin American Peoples' Solidarity Conference)。¹⁴由於當時中國國力遠不及蘇聯，巴西、阿根廷、智利、古巴、烏拉圭等共產黨最後均選擇追隨蘇共，中共與拉美共產黨關係惡化；加以在文化大革命影響下，中共黨的對外交往受到嚴重衝擊。

1970年代中共外交政策進入「聯美反蘇」時期。1971年7月，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密訪北京。當時拉美國家外交政策受美國影響，美國對中共外交政策大幅轉變，使拉丁美洲國家在對中共進入聯合國及建立外交關係立場上，產生關鍵性影響。1971年中共進入聯合國，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國，拉丁美洲國家先前對中共之疑慮降低，掀起與中共建交潮，秘魯、

⁹ 唐家璇，**勁雨煦風**。香港：商務印書館，2009年，頁223。

¹⁰ 「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1966年4月更名為「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友好協會」，1969年改稱「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參見：王宏強，「中國對外友協在推動中拉關係方面之作用」，**拉丁美洲研究** (北京)，2002年第5期，頁11-14。

¹¹ 「發展友好關係 促進文化交流 中國拉丁美洲友好協會成立」，**人民日報**，1960年3月17日，版1。

¹² 「我外交部發言人再次發表談話 強烈抗議巴西當局嚴刑逼訊我被捕人員」，**人民日報**，1964年4月15日，版1。該案雖經中共多方抗議及營救，仍遭軍事法庭以「顛覆活動」罪判處10年徒刑，並於1965年4月以「不受歡迎人士」為由驅逐出境。

¹³ 毛澤東1976年過世後，1977年中共「十一大」政治報告中，仍強調「我們要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繼續貫徹執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線」。參見：華國鋒，「十一大上的政治報告」(1977)，**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數據庫**，<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3/65449/4526439.html>。

¹⁴ 1966年1月3日至15日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召開之「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團結會議」，亦稱「三洲會議」(Tri-continental Conference)。

墨西哥、阿根廷、蓋亞那先後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南美洲大國巴西、委內瑞拉亦於 1974 年與中共建交；至 1977 年，中共在拉美邦交國增至 12 國。¹⁵ 中共與拉丁美洲關係由原先與在野黨及民間團體交往，進入「國與國」政府及執政黨間關係階段。

二、 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中拉關係之發展

1978 年 12 月「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鄧小平主導之改革開放政策，中共並與美國於 1979 年 1 月正式建交。中共外交戰略出現重大轉折，超越社會制度與意識形態，不再以美、蘇劃線。外交首要任務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爭取有利的國際環境」，¹⁶ 中共與拉丁美洲關係開始發展。

1981 年 10 月，趙紫陽赴墨西哥出席聯合國「合作與發展國際會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並訪問墨西哥，此為中共高層領導人首次赴拉丁美洲出席重要國際會議及正式訪問。¹⁷ 1980 年代，南美洲之厄瓜多、哥倫比亞、玻利維亞、烏拉圭等六國陸續與中國建交；中美洲尼加拉瓜及貝里斯，亦於 1985 及 1987 年與中國建交，中國在拉丁美洲邦交國一度增加至 20 國。¹⁸

1985 年 10 月，趙紫陽於參加聯合國成立 40 週年活動後訪問哥倫比亞、巴西、阿根廷和委內瑞拉四國。¹⁹ 然而，1980 年代末到 1990 年代初期，中國處於因 1989 年天安門事件遭西方國家外交制裁，以及東歐共產政權垮台、柏林圍牆

¹⁵ 1970 年代中共與拉美地區各國建交一覽表

	建交國	建交日期		建交國	建交日期
1	智利	1970.12.15	7	千里達和托巴哥	1974.06.20
2	秘魯	1971.11.02	8	委內瑞拉	1974.06.28
3	墨西哥	1972.02.14	9	巴西	1974.08.15
4	阿根廷	1972.02.19	10	蘇利南	1976.05.28
5	蓋亞那	1972.06.27	11	巴貝多	1977.05.30
6	牙買加	1972.11.21			

¹⁶ 中共中央黨校編著，**中國共產黨章程編介**（從一大到十六大），頁 262。

¹⁷ 「趙紫陽將前往墨西哥坎昆城出席關於合作與發展的國際會議」，**人民日報**，1981 年 10 月 14 日，版 1。

¹⁸ 1980 年代中共與拉美地區各國建交一覽表

	建交國	建交日期		建交國	建交日期
1	厄瓜多	1980.01.02	5	格瑞那達	1985.10.01
2	哥倫比亞	1980.02.07	6	尼加拉瓜	1985.12.07
3	安提瓜	1983.01.01	7	貝里斯	1987.02.16
4	玻利維亞	1985.07.09	8	烏拉圭	1988.02.03 ¹⁸

¹⁹ 「趙紫陽抵哥倫比亞訪問 貝坦庫爾總統到機場迎接並舉行盛大歡迎宴會」，**人民日報**，1985 年 10 月 30 日，版 1。

拆除等不利國際環境，「中國外交經歷最艱難的時期」；²⁰ 而 1985 至 1987 年期間建交之格瑞那達、尼加拉瓜及貝里斯三國，亦於 1989 年斷交。

楊尚昆於 1990 年 5 月出訪墨西哥、巴西、烏拉圭、阿根廷和智利，此為天安門事件後中國國家主席首次外訪，亦係中國國家主席首次訪問拉丁美洲。²¹ 1992 年，中共於「十四大」報告中，宣示放棄過去「以意識形態定親疏」之外交政策。在中央政策指導下，中共與拉丁美洲關係開始快速成長，中國國家主席及國務院總理層級開始頻繁出訪拉美。²²

三、 21 世紀初期中拉關係之發展

進入 21 世紀後，中國國家主席等高層領導人頻繁訪問拉丁美洲及出席在拉美舉行之國際會議，與拉美主要國家建立雙邊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及對話機制，雙方政治互信日益加深。另中國於 21 世紀初在拉丁美洲地區增加加勒比海之多米尼克(2004)、格瑞那達(2005) 及中美洲哥斯大黎加(2007)三個邦交國。

2001 年，江澤民進行任內第三次拉丁美洲訪問六國行；胡錦濤在 10 年國家主席任內，五次出訪拉丁美洲。²³ 2008 年，「中國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

²⁰ 錢其琛，外交十記。香港：三聯書店，2005 年，頁 138。

²¹ 「中拉友好關係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祝賀楊尚昆主席訪問拉美五國圓滿成功」，人民日報，1990 年 6 月 3 日，版 1。

²² 1990 年代中共重要領導人出訪拉丁美洲一覽表

日期	出訪人	出訪國家 / 出席國際會議
1990 年 5 月 14-30 日	國家主席楊尚昆	墨西哥、巴西、烏拉圭、阿根廷和智利
1992 年 6 月 3-14 日	國務院總理李鵬	「聯合國環境與發展高峰會議」(巴西里約熱內盧)
1993 年 11 月	國家主席江澤民	古巴、巴西 (出席西雅圖 APEC 第五次領導人會議後訪拉美)
1995 年 10 月	國務院總理李鵬	墨西哥、智利、古巴、巴西
1996 年 11 月 6-14 日		智利、巴西、委內瑞拉
1997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3 日	國家主席江澤民	墨西哥 (出席加拿大 APEC 第九次領導人會議後訪墨)

²³ 中國國家主席於 21 世紀初期出訪拉丁美洲一覽表

日期	出訪人	出訪國家
2001 年 4 月	江澤民	智利、阿根廷、烏拉圭、古巴、委內瑞拉及巴西
2004 年 11 月	胡錦濤	巴西、阿根廷、智利、古巴(APEC 第 12 次領導人議，智利)
2005 年 9 月		墨西哥
2008 年 11 月		哥斯大黎加、古巴、秘魯(APEC 第 16 次領導人會議，秘魯)
2010 年 4 月		巴西、智利及委內瑞拉(金磚國家領導人第二次會議) (因青海玉樹地震，自巴西提前返國，未訪智、委兩國)
2012 年 6 月		墨西哥(G20 峰會)

發表；²⁴ 與拉丁美洲建立「平等互利、共同發展的全面合作夥伴關係」成為中國發展與拉美關係之最高指導原則。

21 世紀起，中國積極在國際建制內與拉丁美洲開展關係，參與美洲及拉美地區多邊組織。2004 年，中國成為「拉丁美洲議會」(Parlamento Latinoamericano, PARLATINO)及「美洲國家組織」觀察員，並派遣 130 名武警參加聯合國駐海地維和部隊；2008 年，中國人民銀行獲「美洲開發銀行」接受成為正式成員。中共領導人並親自出席聯合國、亞太經合會、二十國集團(G20)及金磚國家等在拉美召開之多邊高峰會議。中國對新成立之拉美區域及次區域組織非常重視，拉美墨西哥、哥倫比亞、秘魯及智利四國於 2012 年成立「太平洋國家聯盟」(the Alliance of the Pacific)，中國立即加入為觀察員。

參 習近平主政時期之中國與拉丁美洲關係

習近平主政後，持續親自出訪拉丁美洲及出席高峰會議，並強化與拉美國家建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另一方面，中國與「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國家共同體」成立「中拉論壇」；並發布第二份「中國對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²⁵

一、 出訪拉丁美洲及提升戰略夥伴關係

習近平在國家副主席任內曾於 2009 年訪問墨西哥、牙買加、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及巴西五國，2011 年訪問古巴、烏拉圭、智利並出席「中國--智利企業家委員會」第五次年會。2013 年 3 月，習近平接任國家主席後，在 6 月與美國總統歐巴馬進行加州「莊園會晤」前，先行訪問加勒比海千里達和多巴哥、中美洲哥斯大黎加及墨西哥三國；2014 年 7 月，習近平赴巴西參加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六次會議及訪問巴西、阿根廷、委內瑞拉、古巴四國。李克強總理亦於 2015 年 5 月訪問巴西、哥倫比亞、秘魯和智利四國。2016 年習近平出席秘魯主辦之第 28 次「亞太經合會」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並訪問厄瓜多、智利及阿根廷等拉美國家；並在出訪結束後發布「中國對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

²⁴ 「中國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8 年 11 月 5 日，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tytj_674911/zcwj_674915/t521016.shtml。

²⁵ 「中國對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6 年 11 月 24 日，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tytj_674911/zcwj_674915/t1418250.shtml。

表 3.1 習近平於國家主席任內高層出訪拉丁美洲國家一覽表

日期	出訪人	出訪國家 / 出席國際會議動
2013 年 5 月 8-16 日	李源潮副主席	阿根廷、委內瑞拉
2013 年 5 月 31 日至 6 月 6 日	習近平主席(1)	千里達和多巴哥、哥斯大黎加及墨西哥四國
2014 年 7 月 14 日至 23 日	習近平主席(2)	金磚五國領導人第六次會議(巴西) / 巴西、阿根廷、委內瑞拉、古巴
2015 年 5 月 18 日至 26 日	李克強總理	巴西、哥倫比亞、秘魯和智利四國。
2016 年 11 月 17 日至 23 日	習近平主席(3)	秘魯(APEC 第 24 次領導人會議) 厄瓜多及智利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綜整。

1993 年，拉丁美洲第一大國巴西成為第一個與中國建立「戰略夥伴關係」之發展中國家。進入 21 世紀，中國與委內瑞拉、墨西哥、阿根廷、秘魯、智利五國建立不同形式戰略夥伴關係；巴西於 2012 年提升為「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習近平就任國家主席後，於 2013 及 2014 年兩次訪問拉丁美洲期間，分別將墨西哥、阿根廷及委內瑞拉三國提升為「全面戰略夥伴關係」；²⁶ 秘魯亦於 2013 年在烏瑪拉(Ollanta Humala)總統出席三亞博鰲論壇及訪問中國期間，兩國關係提升為「全面戰略夥伴關係」。²⁷ 2015 年元月初，哥斯大黎加及厄瓜多總統赴中國參加「中國—拉共體論壇首屆部長級會議」期間，與中國建立戰略夥伴關係。2016 年，習近平訪問厄瓜多及智利期間，將雙方之「戰略夥伴關係」提升為「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加上烏拉圭亦於 2016 年與中國建立「戰略夥伴關係」，中國在拉丁美洲「戰略夥伴」達到九國。(參見表 3.2)

²⁶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墨西哥合眾國聯合聲明」，*人民日報*，2013 年 6 月 6 日，版 2；「中華人民共和國和阿根廷共和國關於建立全面戰略伙伴關係的聯合聲明」，*人民日報*，2014 年 7 月 20 日，版 2；「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委內瑞拉玻利瓦爾共和國關於建立全面戰略伙伴關係的聯合聲明」，*人民日報*，2014 年 7 月 23 日，版 2。

²⁷ 趙成，「習近平同秘魯總統烏馬拉舉行會談 兩國元首宣布把中秘關係提升到全面戰略伙伴關係」，*人民日報*，2013 年 4 月 7 日，版 1。

表 3.2 中國與拉丁美洲地區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國家一覽表

國家	戰略夥伴關係層級
巴西	戰略夥伴關係(1993)、全面戰略夥伴關係(2012) 戰略對話(2007)、外長級全面戰略對話(2014)
墨西哥	戰略夥伴關係(2003)、全面戰略夥伴關係(2013) 副外長級戰略對話(2009)
委內瑞拉	共同發展的戰略夥伴關係(2001)、全面戰略夥伴關係(2014)
阿根廷	戰略夥伴關係(2004)、全面戰略夥伴關係(2014) 經濟合作與協調戰略對話(2014)
秘魯	戰略夥伴關係(2008)、全面戰略夥伴關係(2013) 經濟合作戰略對話(2015)
智利	全面合作夥伴關係(2004)、戰略夥伴關係(2012)、全面戰略 夥伴關係(2016) 經濟合作與協調戰略對話(2015)
厄瓜多	戰略夥伴關係(2015)、全面戰略夥伴關係(2016)
哥斯大黎加	平等互信、合作共贏的戰略夥伴關係(2015)
烏拉圭	戰略夥伴關係(2016)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綜整。

二、 成立中拉合作論壇

中國對於全體拉美國家 2011 年成立之「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國家共同體」非常重視；2012 年 6 月，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聯合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經濟委員會發表演講，即倡議成立「中拉合作論壇」，為加強中拉整體合作搭建更高平台。²⁸ 2014 年 7 月，習近平在巴西與「拉共體」國家領導人會晤時達成正式成立「中拉合作論壇」共識。²⁹ 2015 年元月北京召開「中國—拉共體」論壇首屆部長級會議，³⁰ 習近平在開幕式宣稱與拉美建立「平等互利、共同發展的全面合作夥伴關係」，此次部長級會議包含八個非建交國參與，³¹ 並通過「中國—拉共體論壇首屆部長級會議北京宣言」、「中國與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合作規劃(2015—2019)」和「中國—拉共體論壇機制設置和運行規則」三個文件。

²⁸「溫家寶在聯合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經濟委員會上發表演講」，*人民日報*，2012 年 6 月 27 日，版 2。

²⁹ 杜尚澤、侯露露、李學仁、謝環馳，「習近平出席中國—拉美和加勒比國家領導人會晤並發表主旨講話」，*人民日報*，2014 年 7 月 19 日，版 1。

³⁰ 習近平，「共同譜寫中拉全面合作夥伴關係新篇章 習近平在中國—拉共體論壇首屆部長級會議開幕式上的致辭」，*人民日報*，2015 年 1 月 9 日，版 2。

³¹ 與會八國政府高層官員，包括巴拉圭與瓜地馬拉外交部長、宏都拉斯外交部代理部長，薩爾瓦多、多明尼加及巴拿馬外交部次長，尼加拉瓜駐聯合國代表、海地國務委員等。

「中拉論壇」設立部長級會議、國家協調員會議、中國-拉共體『四駕馬車』外長對話會及中拉論壇司局級磋商四個主要機制；並將中拉農業部長論壇、中拉科技創新論壇、中拉企業家高峰會、中拉智庫交流論壇及中拉青年政治家論壇納入專業領域分論壇；另將中拉法律論壇、中拉基礎設施合作論壇及中拉民間友好論壇等涵蓋在於論壇中。³² 中國在「後續行動委員會」中，除國務院所屬外交部、商務部、文化部等部會，及國有政策性銀行外，中共黨中央機構如中央對外聯絡部、共青團中央等亦納入成員名單，其中並包括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³³

2015年12月8至9日，由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與「拉共體」輪值主席國厄瓜多爾執政黨「主權祖國運動聯盟」(Movimiento Alianza PAIS)共同在北京舉辦「中國-拉丁美洲政黨論壇」首次會議，宣布成立中拉政黨論壇。³⁴ 此次論壇計有拉丁美洲地區26個國家的政黨代表出席，包括我六個邦交國政黨。(參見表3.3)

表 3.3 出席 2015 年中拉政黨論壇之我六個邦交國代表一覽表

國家	政黨	出席人員
聖露西亞	聖露西亞工黨 (SLP, St. Lucia Labour Party)	副主席波伊特(Virginia Poyotte)、研究員喬治(Calbte George Jr.)
尼加拉瓜	桑定民族解放陣線(FSLN, Frente Sandinista de Liberacion Nacional)	議員 貝拉斯科斯、薩里阿 (Sarria)
薩爾瓦多	馬蒂民族解放陣線(FMLN, Frente Farabundo Marti para la Liberacion Nacional)	中央委員會委員費爾南多·阿庫尼亞 (Fernando Acuña)、議員索伊拉(Zoila Quijada)
宏都拉斯	國民黨 (PN, Partido Nacional de Honduras)	黨主席、副議長洛佩斯(Gladis Aurora Lopez)、執行秘書安杜拉伊
多明尼加	解放黨(PLD, Partido de la Liberacion Dominicana)	參議員瓦倫廷(Julio César Valentín)、眾議員皮查爾多(Manuel Pichardo)
巴拿馬	巴拿馬主義黨(PPa, Partido Panameñista)	黨代主席 馮塞卡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綜整。

2018年1月22日，「中拉論壇」第二屆部長級會議在智利首都聖地牙哥召

³² 「中國-拉共體論壇主要機制」，中國-拉共體論壇，<<http://www.chinacelacforum.org/chn/>>。

³³ 「中方後續行動委員會成員名單」，中國-拉共體論壇，2015年7月8日，<<http://www.chinacelacforum.org/chn/zfcbwyh/zfcwhdw/t1279623.htm>>。

³⁴ 「中拉政黨論壇首次會議聲明」(2015年12月9日)，中國-拉共體論壇，2016年1月8日，www.chinacelacforum.org/chn/lttd/t1330382.htm。

開，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出席以「新時代跨越大洋的牽手」為題致詞，並宣讀習近平賀函，³⁵ 王毅強調：自 2015 年「中國—拉共體論壇首屆部長級會議」召開三年來，「創設了涵蓋政黨、基礎設施、農業、企業、科技創新、青年、智庫等 10 多個領域的對話合作平台」、「邀請了拉方 1000 多位政黨領導人訪華，4000 多名拉方人才赴華學習深造」，未來三年將「邀請拉美和加勒比國家 600 名以上政黨領導人訪華，同時提供 6000 個政府獎學金名額」。³⁶

「中拉論壇」第二屆部長級會議通過「聖地牙哥宣言」、「中國與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合作(優先領域)共同行動計劃(2019-2021)」和「『一帶一路』特別聲明」三份成果文件，成為新時期中拉合作的指導性文件和行動綱領。³⁷

三、 提升中國與拉美經貿投資關係

2000 年，中拉貿易額突破 100 億美元，2016 年中拉貿易額 2,166 億美元，占中國外貿總額的比例也由 2.7% 上升到約 6%，中國已成為很多拉美國家的第一大貿易伙伴；中國市場在拉美地區對外貿易中扮演重要的「穩定器」角色。³⁸ 中國對拉丁美洲地區直接投資在 2003 年流量僅 10 億美元、存量 46 億美元，2010 年中國對拉美直接投資流量超過 100 億美元，中國成為拉美地區主要外資來源國之一。

中拉雙邊貿易於進入 21 世紀後成長速度加快，2007 年超過 1,000 億美元，2011 年突破 2,000 億美元至 2,413 億美元，2014 年中拉貿易額達到歷史最高點超過 2,600 億美元。習近平於 2014 年提出以「貿易、投資與金融合作」做為推動中拉合作全面發展之「三大引擎」，並訂定「力爭實現 10 年內中拉貿易規模達到 5,000 億美元」、「力爭實現 10 年內對拉美投資存量達到 2500 億美元」之目標。³⁹ 但 2015 及 2016 年連續兩年下滑，2017 年中拉貿易始恢復增長。(參見圖 3.1)

³⁵ 「習近平致信祝賀中國—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共同體論壇第二屆部長級會議開幕」，人民日報，2018 年 1 月 23 日，版 1。

³⁶ 「新時代跨越大洋的牽手——王毅外長在中拉論壇第二屆部長級會議開幕式上的致辭」，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8 年 1 月 23 日，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yjh_674906/t1527887.shtml。

³⁷ 「王毅出席中拉論壇第二屆部長級會議」，人民日報，2018 年 1 月 24 日，版 3。

³⁸ 「中國市場成為拉美對外貿易“穩定器”」，人民日報，2017 年 2 月 20 日，版 1。

³⁹ 杜尚澤、侯露露等，「習近平出席中國—拉美和加勒比國家領導人會晤並發表主旨講話」，人民日報，2014 年 7 月 19 日，版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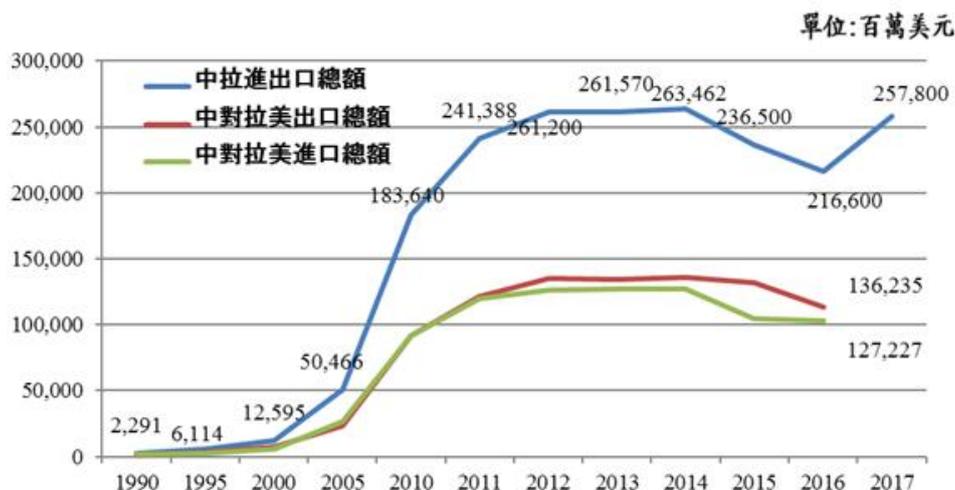


圖 3.1 中國大陸與拉丁美洲地區貿易額 (1990-2017)

資料來源：綜整自中國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鑑*，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1-2013；「中國對外貿易形勢報告(2017 年秋季)」，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綜合司，2017 年 11 月 6 日，<<http://zhs.mofcom.gov.cn/article/cbw/201711/20171102666142.shtml>>。

受世界經濟增長放緩、國際市場需求萎縮、大宗商品價格下跌以及國內因結構調整而導致的投資需求放緩等多重因素影響，2015 年以來，中國大陸貨物貿易進口大幅下降。⁴⁰ 全球經濟復甦緩慢，致使對大宗商品需求疲弱，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因而大幅下跌，導致大宗商品進口額減少；加以中國經濟結構進行深度調整，傳統進口商品需求由強轉弱，而加工貿易出口生產持續低迷，原材料零部件進口不斷減少，這些中國外貿整體負面因素，對以原物料出口中國為主之中拉貿易型態受到較大衝擊。(參見表 3.4)

表 3.4 中國對拉丁美洲地區商品貿易統計表 (2001-2017) 單位：億美元

年度	中拉貿易總額	中對拉美出口	中自拉美進口
	金額	金額	金額
2001	149.38	82.36	67.02
2005	504.58	236.83	267.75
2010	1,830.68	918.21	912.47
2011	2,414.85	1,217.31	1,197.54
2012	2,612.43	1,352.17	1,260.26
2013	2,615.71	1,342.71	1,273.00

⁴⁰ 「中國對外貿易形勢報告(2015 年秋季)」，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綜合司，2015 年 11 月 5 日，<<http://zhs.mofcom.gov.cn/article/cbw/201511/20151101156345.shtml>>。

2014	2,634.62	1,362.35	1,272.27
2015	2,365.00	1,322.20	1,043.30
2016	2,166.00	1,138.60	1,027.00
2017	2,578.00	955.4 (1-9)	949.2 (1-9)

資料來源：「中國對外貿易形勢報告(2017 年秋季)」，商務部綜合司，2017 年 11 月 6 日，
 <<http://zhs.mofcom.gov.cn/article/cbw/201711/20171102666142.shtml>>。

在對外直接投資方面，2002 年中共「十六大」提出「走出去」戰略；在政府重視與支持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快速成長。中國對拉丁美洲地區直接投資在 2003 年流量僅 10 億美元、存量 46 億美元，2005 年存量超過 100 億美元。中國 2016 年對拉丁美洲投資 272.3 億美元，同比成長 115.9%，占當年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的 13.9%；主要流向開曼群島(135.2 億美元)及英屬維京群島(122.9 億美元)；在累計之直接投資存量方面，截至 2016 年末，中國對拉美地區直接投資存量 2,071.5 億美元，占中國大陸對外直接投資存量 15.3%；其中開曼群島及英屬維京群島累計存量 1,929.7 億美元，占對拉美投資的 93.2%。⁴¹ (參見圖 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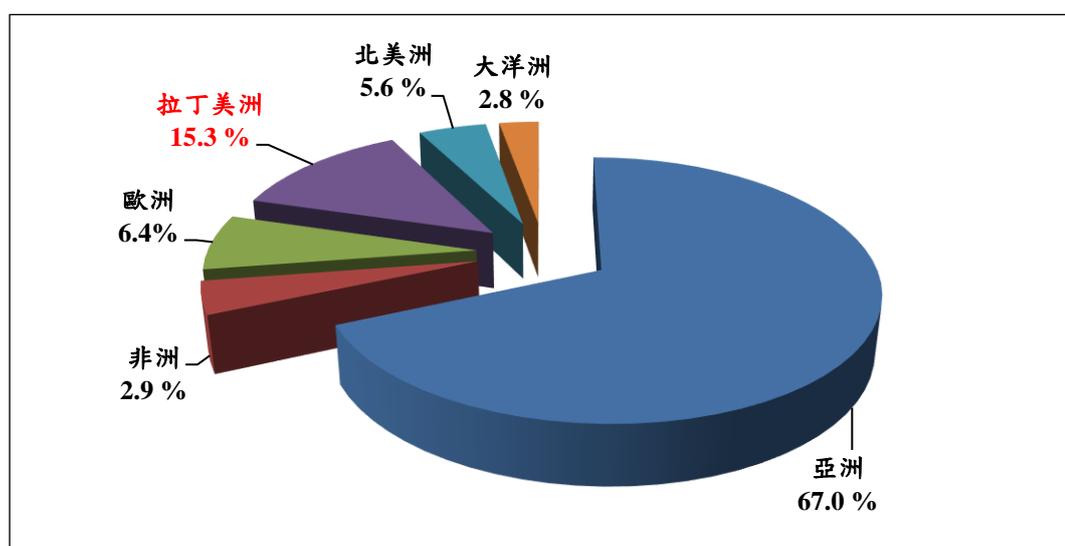


圖 3.2 2016 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地區分布情況

資料來源：中國商務部、國家統計局等，2016 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頁 20。

在金融類直接投資部分，2008 年金融危機後，中國成為拉丁美洲國家最主要貸款國。以中國國家開發銀行(China Development Bank)及中國進出口銀行

⁴¹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國家統計局等，2016 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頁 20。

(China Ex-Im Bank)為主之國有銀行，2005 至 2013 年，中國向拉美累計提供貸款 1,022 億美元。⁴² 2014 年中國向拉美提供 220 億美元貸款，超過同期世界銀行與美洲開發銀行對拉美貸款總額。⁴³ 拉丁美洲和非洲同為獲得中國對外援助金額最高地區。

中國政府資金及政策性銀行在對拉美投資中扮演關鍵角色，國家開發銀行在拉美多個國家設立代表處或工作組；中國銀行、中國工商銀行及中國建設銀行等國有商業銀行，在巴西、阿根廷、秘魯及智利先後設立分行。2012 年，中國工商銀行收購南非標準銀行 (Standard Bank) 阿根廷分行 80%股份，在阿根廷成立分行；2013 年，中國建設銀行收購巴西工商銀行 (Banco Industrial e Comercial, BIC) 72%股權。⁴⁴ 在 2015 年 5 月李克強總理訪問巴西及智利期間，中國交通銀行宣布收購巴西 BBM 銀行 (Banco BBM) 80%股權；⁴⁵ 中國建設銀行智利分行並獲中國人民銀行授權為人民幣業務清算行，成為拉丁美洲地區人民幣清算中心。⁴⁶ 此對中國銀行國際化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四、「一帶一路」與拉丁美洲

中國以建設及管理長江三峽大型水力發電工程之國際聲譽，以及鐵、公路建設發展之成就，導致中國有關電力、鐵路建設之跨國企業得以成功進入拉丁美洲市場。⁴⁷ 近年拉丁美洲完工、興建及規劃中之水力發電廠工程大部分均為中國企業承建，中國並積極參與拉美區域基礎建設整合計畫，受國際矚目者為連結巴西與秘魯全長五千公里之「兩洋鐵路」案。⁴⁸ 另李克強訪問智利期間，公開表示中國對參與連結智利與巴西「兩洋隧道」計畫之意願，⁴⁹ 此對中國參與拉美區域基礎建設有重大意義。中國對拉美地區實質直接投資因而加強。

⁴² Amos Irwin & Kevin Gallagher, 「中國自 2005 年來向拉丁美洲提供貸款累計超一千億美元」, *美洲對話*, 2014 年 4 月 2 日, <<http://meizhouduihua.com/2014/04/11/>>。

⁴³ “Chinese Lending to LAC in 2014: Key Findings,” *Inter-American Dialogue*, February 27, 2015, <<http://chinaandlatinamerica.com/2015/02/27/chinese-lending-to-lac-in-2014-key-findings/>>。

⁴⁴ 「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報告」, 頁 8, *中國建設銀行*, 2014 年 10 月 23 日, <http://www.ccb.com/cn/investor/20141023_1414069474/20141023205446126042.pdf>。

⁴⁵ 嚴政, 「交通銀行擬斥資逾 10 億收購巴西 BBM 銀行 80%股權」, *中國證券網*, 2015 年 5 月 19 日, <http://ggjd.cnstock.com/company/scp_ggjd/tjd_ggkx/201505/3435362.htm>。

⁴⁶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智利共和國政府聯合聲明(全文)」,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2015 年 5 月 26 日,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1179_611310/t1266866.shtml>。

⁴⁷ 「中國長江三峽集團公司」, 為以電力開發與營運為主的大型清潔能源集團, 下有中水電國際投資有限公司、中國水利電力對外公司等 17 個子公司。參見: 「集團簡介」, *中國水力電力對外公司*, <<http://www.cwe.cn/show.aspx?id=1820&cid=19>>。

⁴⁸ 「中國—巴西—秘魯關於開展兩洋鐵路合作的聲明」, *人民日報*, 2014 年 7 月 19 日, 版 3;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巴西聯邦共和國政府聯合聲明」, *人民日報*, 2015 年 5 月 20 日, 版 2; 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秘魯共和國政府聯合聲明」, *人民日報*, 2015 年 5 月 24 日, 版 3。

⁴⁹ 呂鴻、張衛中, 「李克強同智利總統巴切萊特舉行會談時強調 釋放自貿紅利 擴大金融合作 打造中智務實合作升級版」, *人民日報*, 2015 年 5 月 26 日, 版 1。

2013 年，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絲綢之路經濟帶及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之經濟合作概念，及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 的倡議。2015 年 12 月亞投行成立，巴西成為 20 個區域外創始成員國之一。⁵⁰ 拉美國家秘魯、委內瑞拉、玻利維亞、智利、阿根廷與厄瓜多於 2017 年間相繼申請加入，在 84 個亞投行成員中，拉美國家達到八個。

2017 年 5 月 15 日，「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北京舉行；來自 29 個國家領導人和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負責人出席，⁵¹ 其中包括拉丁美洲的阿根廷總統馬克里 (Mauricio Macri) 及智利總統巴切萊特 (Michelle Bachelet)。「一帶一路」倡議雖然主要涵蓋地區在亞洲，但其所推動的基礎建設及資金的提供，卻對拉丁美洲國家亦發生影響，認為「一帶一路助推拉美發展」，⁵² 而「拉美是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自然延伸的重要方向，『一帶一路』倡議為當前中拉合作的新抓手」，⁵³ 亦成為中拉高層官員會談之主要內容之一。

2018 年 1 月 22 日，在智利召開之「中拉論壇」第二屆部長級會議，通過「中國—拉共體論壇第二屆部長級會議關於『一帶一路』倡議的特別聲明」，表示：「中方認為拉美和加勒比國家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自然延伸和『一帶一路』國際合作不可或缺的參與方」；而「拉共體」國家則「認為該倡議可以成為深化中國與拉美和加勒比國家經濟、貿易、投資、文化、旅遊等領域合作的重要途徑」。⁵⁴

肆 代結論：習近平時代中國與拉丁美洲關係的特點

進入 21 世紀後，中國在第一個十年發布「中國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中國將與拉丁美洲關係提升至區域性整體「戰略」層次；「中拉關係面臨新的發展機遇」，要「共同構築新時期中拉全面合作夥伴關係」。⁵⁵ 此一時期中拉關係階段性目標為「建立平等互利、共同發展的中拉全面合作夥伴關係」。⁵⁶

在第二個十年，習近平成立「中拉論壇」、提升與拉美國家雙邊戰略合作夥伴

⁵⁰ 亞投行意向創始成員國 57 個，其中域內國家 37 個、域外國家 20 個。

⁵¹ 「『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舉行圓桌峰會」，*人民日報*，2017 年 5 月 16 日，版 1。

⁵² 王驍波，「一帶一路助推拉美發展-訪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教授杜塞爾」，*人民日報*，2017 年 6 月 15 日，版 3。

⁵³ 「王毅：『一帶一路』倡議成為中拉合作的新抓手」，2017 年 9 月 18 日，*人民網*，<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7/0918/c1002-29542271.html>。

⁵⁴ 「中國—拉共體論壇第二屆部長級會議關於『一帶一路』倡議的特別聲明」，2018 年 2 月 2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t1531470.shtml。

⁵⁵ 胡錦濤，「共同構築新時期中拉全面合作夥伴關係-在秘魯國會的演講」，*人民日報*，2008 年 11 月 22 日，版 3。

⁵⁶ 「中國對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6 年 11 月 24 日。

關係。2014 年習近平訪問拉美，在巴西國會演講時提出「中國夢和拉美夢息息相通」，⁵⁷ 並倡導構建「中拉關係五位一體新格局」、「攜手共進的命運共同體」，推動中拉全面合作伙伴關係再上新台階。⁵⁸ 2016 年中國再次發布「中國對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全面闡述新時期中國對拉政策的新理念、新主張、新舉措，推動中拉各領域合作實現更大發展」，⁵⁹ 中拉關係進入戰略轉型階段。

綜合分析，習近平時代的中拉關係有下列特點：

一、 以高層互訪及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強化雙邊關係

在習近平就任國家主席前，拉丁美洲僅有巴西一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國家，在習近平第一個主席任期內，拉丁美洲「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國家增加至七個，並新建立兩個「戰略夥伴關係」國家，足見習近平對拉美國家雙邊「戰略夥伴關係」之重視。

中國與拉丁美洲八個國家建立不同層級之雙邊「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中國及拉美國家領導人經常相互訪問。

二、 成立「中拉論壇」，發展多邊關係

2014 年「中拉論壇」成立，為中拉合作提供新的平台，形成整體合作與雙邊合作並行發展、相互促進的新局面。⁶⁰「中拉論壇」第一、二屆部長級會議之召開，顯示中國與拉丁美洲地區國家間整體合作理念之落實，中拉關係「雙邊」與「多邊」並重，並由「單一」向「整體」提升。

「中拉論壇」成為中國推動與拉丁美洲地區整體合作的核心機制，中國除可以將「中拉論壇」作為與拉美國家進行政治協商對話機制及進行金融和經濟合作主要平台外，亦可經由此機制與目前尚沒有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國家加強政治聯繫。⁶¹

三、 藉「一帶一路」倡議，參與拉美基礎設施工程

習近平主政後，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之重大倡

⁵⁷ 杜尚澤、侯露露，「習近平在巴西國會發表重要演講 弘揚傳統友好 共譜合作新篇」，人民日報，2014 年 7 月 18 日，版 2。

⁵⁸ 「五位一體」指政治上真誠互信、經貿上合作共贏、人文上互學互鑒、國際事務中密切協作、整體合作和雙邊關係相互促進。參見：

⁵⁹ 「中國對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6 年 11 月 24 日。

⁶⁰ 「中國對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6 年 11 月 24 日。

⁶¹ 崔守軍，「中拉關係進入戰略轉型期」，安徽大學拉丁美洲研究所，2015 年 1 月 16 日，<<http://ilas.ahu.edu.cn/yanjiu2.asp?id=3222>>。

議，並以「一帶一路」之理念積極參與拉丁美洲基礎設施工程。在「中拉論壇」整體合作機制下，設立中拉合作基金、中拉基礎設施專項貸款及中方提供的優惠性質貸款。⁶² 國家所扮演之角色更加強化，參與拉美基礎設施工程成為中國發展與拉美關係主要政策工具之一。

「中拉論壇」為中國與拉美國家提供整體合作平台，在政策考量下，基礎設施及優惠貸款對象，將涵蓋投資環境並非理想之中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小國，對拉美其它未建交國造成極大吸引力；在中國提供資金支持下，中國企業在中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基礎建設工程承包市場將逐漸擴大，雙邊實質關係將逐漸加強。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後，許多拉美國家對其懷有憧憬，希望可藉中國之資金及技術，改善國內基礎設施。2017年6月與我國斷交之巴拿馬即為例證之一；巴拿馬總統巴雷拉於2017年11月訪問中國大陸期間即明確表示：「巴方期待參與『一帶一路』倡議」，並簽署共建『一帶一路』等合作文件。⁶³

四、 堅持「一個中國」為發展與拉丁美洲關係不變之原則

「一個中國」原則為中國國家核心利益，特別是占中共非邦交國一半以上、拉美國家數量三分之一之拉美地區，「一個中國」之宣示與強調，對中國而言特別重要。在兩份「中國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中，均強調「一個中國原則是中國同拉美國家及地區組織建立和發展關係的政治基礎」，「中國願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同拉美各國建立和發展國家關係」。

中國與拉美各國政府共同發布之官方政治文件中，均見「一個中國」之文字表述；以習近平就任後2013年訪問墨西哥、2014年與阿根廷建立戰略伙伴關係、2015年與哥斯大黎加及厄瓜多建立戰略伙伴關係之「聯合聲明」為例，均有拉方政府「重申堅定奉行一個中國政策」文句。⁶⁴ 2015年5月李克強訪問南美四國與拉美國家政府發表之「聯合聲明」中，亦均有拉方政府有「重申堅定奉行一個中國政策」或「重申將一如既往地承認並恪守一個中國原則」。⁶⁵ 而2017年6月與中國建交的巴拿馬，在巴雷拉(Juan Carlos Varela)總統11月訪陸時所發布的

⁶² 「中國與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合作規劃(2015—2019)」，*人民日報*，2015年1月10日，版3。

⁶³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巴拿馬共和國聯合聲明」，*人民日報*，2017年11月18日，版3。

⁶⁴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墨西哥合眾國聯合聲明」，*人民日報*，2013年6月6日，版2；「中華人民共和國和阿根廷共和國關於建立全面戰略伙伴關係的聯合聲明」，*人民日報*，2014年7月20日，版2；「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哥斯達黎加共和國聯合聲明」，*人民日報*，2015年1月7日，版3；「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厄瓜多爾共和國關於建立戰略伙伴關係的聯合聲明」，*人民日報*，2015年1月8日，版3。

⁶⁵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哥倫比亞共和國政府聯合聲明(2015年5月21日，波哥大)」，*人民日報*，2015年5月23日，版3；「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秘魯共和國政府聯合聲明」，*人民日報*，2015年5月24日，版3；「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智利共和國政府聯合聲明(2015年5月25日，聖地亞哥)」，*人民日報*，2015年5月26日，版3。

「聯合聲明」中，更首見表述「巴拿馬政府將『嚴格』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堅決反對』任何有悖這一原則的行為，『積極支持』中國的和平統一進程」。⁶⁶ 當然，中國在 2018 年 5 月 1 日與多明尼加的建交公報聯合聲明中，自然也不例外。⁶⁷

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後之中共領導人習近平顯現更有自信，對拉丁美洲不再如過去強調「受西方帝國主義侵略」之「共同歷史遭遇」悲情，除了「雙方處於相似的發展階段，面臨相同的發展任務」；⁶⁸ 習近平陳述「中國夢和拉美夢息息相通」，倡導成為「攜手共進的命運共同體」，強化雙邊關係，發展多邊關係，推動中拉全面合作伙伴關係再上新台階。但是習近平對拉美政策中，亦有堅持不變的原則，那就是「一個中國」為中國發展與拉丁美洲關係的重要考量。

⁶⁶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巴拿馬共和國聯合聲明（全文）」，**人民日報**，2017 年 11 月 18 日，版 3。

⁶⁷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多米尼加共和國關於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人民日報**，2018 年 5 月 2 日，版 3。

⁶⁸ 「中國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8 年 11 月 5 日。

參考文獻

壹、中文部分

一、專書

中共中央黨校編著，《中國共產黨章程編介：從一大到十六大》（北京：黨建讀物出版社，2004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國家統計局、國家外匯管理局，《2016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7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鑑》（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84-2016）。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國際統計年鑑》（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1-2000）。

唐家璇，《勁雨煦風》（香港：商務印書館，2009年）。

錢其琛，《外交十記》（香港：三聯書店，2005年）。

二、期刊論文

王宏強，〈中國對外友協在推動中拉關係方面之作用〉，《拉丁美洲研究(北京)》，2002年第5期，頁11-14。

三、報紙

王驍波，〈一帶一路助推拉美發展-訪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教授杜塞爾〉，《人民日報》，2017年6月15日，版3。

呂鴻、張衛中，〈李克強同智利總統巴切萊特舉行會談時強調 釋放自貿紅利 擴大金融合作 打造中智務實合作升級版〉，《人民日報》，2015年5月26日，版1。

杜尚澤、侯露露、李學仁、謝環馳，〈習近平出席中國—拉美和加勒比國家領導人會晤並發表主旨講話〉，《人民日報》，2014年7月19日，版1。

杜尚澤、侯露露等，〈習近平出席中國—拉美和加勒比國家領導人會晤並發表主旨講話〉，《人民日報》，2014年7月19日，版1。

胡錦濤，〈共同構築新時期中拉全面合作夥伴關係--在秘魯國會的演講(2008年11月20日)〉，《人民日報》，2008年11月22日，版3。

趙成，〈習近平同秘魯總統烏馬拉舉行會談 兩國元首宣布把中秘關係提升到全面戰略伙伴關係〉，《人民日報》，2013年4月7日，版1。

〈王毅出席中拉論壇第二屆部長級會議〉，《人民日報》，2018年1月24日，版3。

〈『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舉行圓桌峰會〉，《人民日報》，2017年5月

- 16日，版1。
- 〈中拉友好關係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祝賀楊尚昆主席訪問拉美五國圓滿成功〉，《人民日報》，1990年6月3日，版1。
- 〈中國—巴西—秘魯關於開展兩洋鐵路合作的聲明〉，《人民日報》，2014年7月19日，版3。
- 〈中國市場成為拉美對外貿易“穩定器”〉，《人民日報》，2017年2月20日，版1。
- 〈中國與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合作規劃(2015—2019)〉，《人民日報》，2015年1月10日，版3。
-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巴拿馬共和國聯合聲明〉，《人民日報》，2017年11月18日，版3。
-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多米尼加共和國關於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人民日報》，2018年5月2日，版3。
-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厄瓜多爾共和國關於建立戰略伙伴關係的聯合聲明〉，《人民日報》，2015年1月8日，版3。
-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委內瑞拉玻利瓦爾共和國關於建立全面戰略伙伴關係的聯合聲明〉，《人民日報》，2014年7月23日，版2。
-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阿根廷共和國關於建立全面戰略伙伴關係的聯合聲明〉，《人民日報》，2014年7月20日，版2。
-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哥斯達黎加共和國聯合聲明〉，《人民日報》，2015年1月7日，版3。
-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墨西哥合眾國聯合聲明〉，《人民日報》，2013年6月6日，版2。
-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巴西聯邦共和國政府聯合聲明〉，《人民日報》，2015年5月20日，版2。
-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哥倫比亞共和國政府聯合聲明〉，《人民日報》，2015年5月21日，，2015年5月23日，版3。
-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秘魯共和國政府聯合聲明〉，《人民日報》，2015年5月24日，版3。
-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智利共和國政府聯合聲明〉，《人民日報》，2015年5月26日，版3。
- 〈我外交部發言人再次發表談話 強烈抗議巴西當局嚴刑逼訊我被捕人員〉，《人民日報》，1964年4月15日，版1。
- 〈習近平致信祝賀中國—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共同體論壇第二屆部長級會議開幕〉，《人民日報》，2018年1月23日，版1。
- 〈溫家寶在聯合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經濟委員會上發表演講〉，《人民日報》，2012年6月27日，版2。

〈發展友好關係 促進文化交流 中國拉丁美洲友好協會成立〉，《人民日報》，1960年3月17日，版1。

〈趙紫陽抵哥倫比亞訪問 貝坦庫爾總統到機場迎接並舉行盛大歡迎宴會〉，《人民日報》，1985年10月30日，版1。

〈趙紫陽將前往墨西哥坎昆城出席關於合作與發展的國際會議〉，《人民日報》，1981年10月14日，版1。

四、網際網路

崔守軍，「中拉關係進入戰略轉型期」，安徽大學拉丁美洲研究所，2015年1月16日，〈<http://ilas.ahu.edu.cn/yanjiu2.asp?id=3222>〉。

華國鋒，「十一大上的政治報告」(1977)，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數據庫，〈<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3/65449/4526439.html>〉。

嚴政，「交通銀行擬斥資逾 10 億收購巴西 BBM 銀行 80% 股權」，中國證券網，2015 年 5 月 19 日，〈http://ggjd.cnstock.com/company/scp_ggjd/tjd_ggkx/201505/3435362.htm〉。

Irwin, Amos & Kevin Gallagher，「中國自 2005 年來向拉丁美洲提供貸款累計超一千億美元」，美洲對話(Inter-American Dialogue)，2014 年 4 月 2 日，〈<http://meizhouduihua.com/>〉。

「中國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8 年 11 月 5 日，〈<http://www.fmprc.gov.cn/chn/gxh/zlb/zcwj/t521016.htm>〉。

「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報告」，中國建設銀行，2014 年 10 月 23 日，〈http://www.ccb.com/cn/investor/20141023_1414069474/20141023205446126042.pdf〉。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智利共和國政府聯合聲明(全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5 年 5 月 26 日，〈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1179_611310/t1266866.shtml〉。

「集團簡介」，中國水力電力對外公司，〈<http://www.cwe.cn/show.aspx?id=1820&cid=19>〉。

「中國 - 拉共體論壇主要機制」，中國 - 拉共體論壇，〈<http://www.chinacelacforum.org/chn/>〉。

「中方後續行動委員會成員名單」，中國-拉共體論壇，2015 年 7 月 8 日，〈<http://www.chinacelacforum.org/chn/zfcbwyh/zfcwhdw/t1279623.htm>〉。

「中國對外貿易形勢報告(2015 年秋季)」，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綜合司，2015 年 11 月 5 日，〈<http://zhs.mofcom.gov.cn/article/cbw/201511/20151101156345.shtml>〉。

「中拉政黨論壇首次會議聲明」(2015 年 12 月 9 日)，中國-拉共體論壇，2016

- 年 1 月 8 日，www.chinacelacforum.org/chn/lttd/t1330382.htm。
- 「中國對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6 年 11 月 24 日，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tytj_674911/zcwj_674915/t1418250.shtml。
- 「王毅：『一帶一路』倡議成為中拉合作的新抓手」，2017 年 9 月 18 日，人民網，<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7/0918/c1002-29542271.html>。
- 「中國對外貿易形勢報告(2017 年秋季)」，商務部綜合司，2017 年 11 月 6 日，<http://zhs.mofcom.gov.cn/article/cbw/201711/20171102666142.shtml>。
-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巴拿馬共和國聯合聲明(全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7 年 11 月 17 日，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t1511687.shtml。
- 「新時代跨越大洋的牽手——王毅外長在中拉論壇第二屆部長級會議開幕式上的致辭」，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8 年 1 月 23 日，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yjh_674906/t1527887.shtml。
- 「中國—拉共體論壇第二屆部長級會議關於『一帶一路』倡議的特別聲明」，2018 年 2 月 2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t1531470.shtml。

二、英文部分

一、期刊論文

- Jenkins, Rhys, "China's Global Expansion and Latin America,"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Vol. 42, Issue 04 (November 2010), pp. 809-837.
- Worden, L. Robert, "China's Balancing Act: Cancun, the Third World and Latin America," *Asian Survey*, Vol. 23, No. 5 (May 1983), pp. 619-636.
- Yu, George T. "China and the Third World," *Asian Survey*, Vol. 17, No. 11 (Nov. 1972), pp. 1036-1048.

三、網際網路

- "Chinese Lending to LAC in 2014: Key Findings," *Inter-American Dialogue*, February 27, 2015, <http://chinaandlatinamerica.com/2015/02/27/chinese-lending-to-lac-in-2014-key-findings/>.

拉美專題

BRI and Future of Sino-Latin American Relations

Antonio C. Hsiang *

Abstract

During the inaugural ceremony of the Belt and Road Forum in May 2017, Xi Jinping portrayed the One Belt, One Road (OBOR) a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at is open, inclusive, balanced and beneficial to all.” China invited the World Bank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o join it in meeting the needs of developing and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contributes to the future Sino-Latin American relations in three ways. First, China can forge new markets and export China’s model of state-led expansion. Second, China can build infrastructure as a diplomatic tool and expand the “circle of friends” by inviting more South American countries to join the Asian Investment and Infrastructure Bank (AIIB). Third, China can extend the BRI to the Americas and help to enhance the region’s connectivity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Key Wor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the One Belt, One Road (OBOR), Asian Investment and Infrastructure Bank (AIIB), China, Latin American

* Antonio C. Hsiang, Director & Professor of Center for Latin American Economy and Trade Studies, Chihle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In May of 2017,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welcomed Argentine president Mauricio Macri in Beijing by proclaiming that “Latin America is the natural extension of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while applauding Argentina’s support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The Sino-Argentine meeting underscored the fact that the BRI is rapidly being expanded to Latin America and paying dividends for China and its partners. It is also eviden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ppears content to withdraw from the region and cede leadership to China, a startling state of affairs considering that Latin America had long been considered to be part of America’s geostrategic backyard.¹

Benn Steil,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t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oncludes his book *The Marshall Plan: Dawn of the Cold War*, “The Marshall Plan, which cemented the Cold War, is remembered as one of the great achievements of U.S. foreign policy not merely because it was visionary but also because it worked. It worked because the United States accepted the reality of a Russian sphere of influence into which it could not penetrate without sacrificing credibility and public support. Great acts of statesmanship are grounded in realism no less than idealism. It is a lesson America needs to relearn.”² Because many analogies the OBOR as the Marshall Plan, the paper explains how the US retreat from Latin America and China may fill the vacuum.

Trump’s Withdrawal Doctrine

According to a policy report published in April 2012, *Remaking the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Latin America*, most countries in Latin America are coming to see the United States as “less and less relevant to their needs—and with declining capacity to propose and carry out strategies to deal with the issues that most concern them.”³ One of three principal reasons for the surge in Chinese economic activity is “the leadership in Beijing has conclud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no longer capable of maintaining global dominance and sees this as a good time to undercut U.S. influence

¹ Antonio C. Hsiang, “As America Withdraws From Latin America, China Steps in,” *The Diplomat*, Jan. 4, 2018.

<https://thediplomat.com/2018/01/as-america-withdraws-from-latin-america-china-steps-in/>

² Benn Steil, *The Marshall Plan: Dawn of the Cold War*, Simon & Schuster, Feb. 13, 2018. Benn Steil, “Russia’s Clash With the West is About Geography, Not Ideology,” *Foreign Policy*, Feb. 12, 2018. <http://foreignpolicy.com/2018/02/12/russias-clash-with-the-west-is-about-geography-not-ideology/>

³ *Remaking the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Latin America*, Inter-American Dialogue, April, 2012 ; “The Real Back Yard,” *The Economist*, April 14, 2012, p. 48.

wherever feasible.”⁴ The development has been deteriorated since Trump took office.

On Oct. 12, 2017, the U.S. government announced that it would leave the UNESCO, an organization that Washington helped found after World War II. Worse still, Trump is threatening to pull out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Pulling out of the WTO would be a seismic change in policy and has predictably triggered backlash from fellow WTO members. During the 11th WTO Ministerial Conference on December 10 last year in Buenos Aires, Latin American leaders issued a clarion call to strengthen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Thus fa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strongly prefers a policy of withdrawal and retrenchment rather than engagement, prompting Richard Haass, the president of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to describe Trump’s foreign policy as “the Withdrawal Doctrine.”⁵ While there is a legitimate debate over whether the United States overplayed its hand after the unipolar moment following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Washington is now in danger of damaging its core interests through neglect.

Conside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reluctance to provide global public goods. Certainly, internal financial woes and external overstretch have made it increasingly untenable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provide global public goods.⁶ But while past presidents, from Carter to Obama, have lamented this state of affairs, Trump is the first to truly force the issue, declaring that the U.S. “does too much for the world.” Practically what this means is that the U.S. is disengaging from crucial international forums and decision-making bodies.⁷

For Latin American governments, Trump’s policies read like an abdication of leadership. When Trump does not even appear interested in appointing an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Western Hemisphere Affairs to be confirmed by Congress, it is

⁴ David Denoon, “China’s Strategy in Latin America,” IAPSDialogue, Feb. 16, 2018.
<https://iapdialogue.org/2018/02/16/chinas-strategy-in-latin-america/>

⁵ Gideon Rachman, “Farewell Uncle Sam, hello Uncle Donald,” The Financial Times, Dec. 4, 2017.
<https://www.ft.com/content/0de186a6-d82c-11e7-a039-c64b1c09b482>

⁶ Paul Kennedy, “American Power Is on the Wan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an. 14, 2009.
<http://www.wsj.com/articles/SB123189377673479433>

⁷ Kindred Winecoff, “WPTPN: The Legitimacy of American Hegemony in the Age of Trump,” The Duck of Minerva, Dec. 3, 2016.
<HTTP://DUCKOFMINERVA.COM/2016/12/THE-LEGITIMACY-OF-AMERICAN-HEGEMONY-IN-THE-AGE-OF-TRUMP.HTML>

difficult to take Washington's commitment to the region very seriously.⁸

Panama Case

Panama is the most recent example of a Latin American country pivoting towards China at the expense of the United States. Just five months after China and Panama established official diplomatic relations, Panamanian president Juan Carlos Varela Rodriguez visited Beijing in November of 2017. During the visit, Varela inaugurated Panama's Embassy in Beijing, consulate office in Shanghai, as well as adopting 19 agreements and a joint declaration with his Chinese counterpart. Perhaps the most important agreement is the inclusion of Panama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Going forward, Panama will likely play a key part in China's efforts in Latin America, with the Panama Canal and the country's strong financial and logistics platforms giving China key infrastructure capabilities in the region.

While Latin America used to be considered America's geostrategic backyard and covered by the Monroe Doctrine, Washington has been neglecting and withdrawing from the region for a long while now. In 1997, U.S. Southern Command moved from Panama to Miami with revised priorities, objectives, and capabilities. In 2000, Panama officially took over the Panama Canal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aftermath, the canal lost some of its strategic importance to Washington, but its importance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did not diminish.

As China's economy burgeoned, it also sparked a wave of eastbound exports from Brazil to China. Then in 2013, with the writing on the wall and Washington unable to block Chinese initiatives, U.S. Secretary of State John Kerry effectively announced the end of American regional leadership in Latin America by declaring that "the Era of the Monroe doctrine is over." With this context in mind, it's not clear whether the U.S. government received any prior notice before Panama officially recognize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ver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June 2017, an unthinkable scenario just a few short decades ago.

With Panama looking to China for support and leadership, Washington may in fact consider it a potential problem. Given tha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asted no

⁸ Antonio C. Hsiang, "When America withdraws from Latin America, China steps in," *The Diplomat*, Jan. 4, 2018.

<https://thediplomat.com/2018/01/as-america-withdraws-from-latin-america-china-steps-in/>

time in taking a confrontational tone towards Beijing, Washington may be putting China's partners on notice.

In February 2018, Secretary of State Rex W. Tillerson warned before his trip to Latin America “China – as it does in emerging markets throughout the world – offers the appearance of an attractive path to development. But in reality, this often involves trading short-term gains for long-term dependency...Today, China is gaining a foothold in Latin America. It is using economic statecraft to pull the region into its orbit. The question is: At what price?”⁹

However, Tillerson's nostalgia for the Monroe Doctrine was not shared south of the border. Francisco Baeza, a Mexican commentator, pointed out, the Monroe Doctrine “served to justify gringo interventions,” and where China's increasing engagement is viewed as a counterweight to the US.¹⁰ In fact, with a series of serious blunder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been undoing decades of bipartisan U.S. efforts to forge solid ties with Latin America, while allowing China to make inroads into the region. It is no surprise that China's BRI can naturally extend to Latin America. This may be acceptable to the current American administration. But American influence in Latin America, once lost to China, will be extremely difficult to recover.

BRI's natural extension

It is hard to imagine a more stark contrast from Trump's withdrawal doctrine than China's call to embrace globalization. Beijing has championed the ambitious BRI, which proposes to connect China with markets in Asia, Europe, and Africa through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During the inaugural ceremony of the Belt and Road Forum in May 2017, Xi Jinping portrayed the One Belt, One Road (OBOR) a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at is open, inclusive, balanced and beneficial to all.” China also invited the World Bank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o join it in meeting the needs of developing and developed countries.

In January 2018, BRI took centre-stage at the CELAC-China Forum. China's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told a plenary session: “If cooperation were a fruit, the Belt

⁹ Remarks of Rex W. Tillerson, “U.S. Engagement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Feb.1, 2018.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8/02/277840.htm>

¹⁰ Jude Webber and John Paul Rathbone, “Tillerson extols 19th-century US foreign policy in Latin America,” The Financial Times, Feb. 2, 2018. <https://www.ft.com/content/bdaee8d2-07c3-11e8-9650-9c0ad2d7c5b5>

and Road Initiative would be the stream that nourishes the tree.”¹¹ Whether BRI meets all of Beijing’s expectations in Latin America remains to be seen. But even now, it contributes to the future of Sino-Latin American relations in three ways. First, China is forging new markets and exporting China’s model of state-led expansion. Second, China is building infrastructure as a diplomatic tool and expanding its circle of friends by inviting more South American countries to join the Asian Investment and Infrastructure Bank. Third, China is extending BRI to the Americas and helping enhance the region’s connectivity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rough projects.

First, exporting China’s state-led model

In 2016, Francis Fukuyama warned, “a historic contest is underway, largely hidden from public view, over competing Chinese and Western strategies to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The outcome of this struggle will determine the fate of much of Eurasia in the decades to come.” He argued, the so-called “One Belt, One Road” would transform the economic core of Eurasia.¹² For Ian Bremmer, “the U.S. has created a vacuum, and China stands ready to fill it...[and] the world will be watching over the coming year and comparing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models.”¹³

China has championed the ambitiou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hich proposes to connect it with markets in Asia, Europe and Africa through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Despite open opposition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t its inception,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proposed by China as a vehicle for the BRI, has 84 member countries until the end of 2017, making it one of the largest multilateral development institutions in the world. According to Justin Yifu Lin, “China’s rise from poverty to a world power in the last few decades can provide valuable lessons for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especially a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continues to pursue anti-globalization policies.”¹⁴

¹¹ Robert Soutar, “China and Latin America set new priorities at major Chile meet,” China Dialogue, Jan. 24, 2018. <https://www.chinadialogue.net/blog/10369-China-and-Latin-America-set-new-priorities-at-major-Chile-meet/en>

¹² Francis Fukuyama, “Exporting the Chinese Model,” Project Syndicate, Jan. 12, 2016. <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onpoint/china-one-belt-one-road-strategy-by-francis-fukuyama-2016-01>

¹³ Ian Bremmer, “China fills the vacuum,” Nikkei Asian Review, Jan 8, 2018. <https://asia.nikkei.com/Viewpoints/Ian-Bremmer/China-fills-the-vacuum>

¹⁴ Justin Yifu Lin, “What China Can Teach Developing Nations About Building Power”, The New York Times, Dec. 6, 2017. <https://www.nytimes.com/2017/12/05/opinion/xi-jinping-china-rises.html>

FDI also helps China to expand the model.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holds that democracies enjoy advantages over autocracies when it comes to attracting FDI. However, according to Chungshik Moon's study, in the last two decades, about half of the top 20 non-OECD host countries have been nondemocratic. Moon'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autocrats with long time horizons can provide stronger institutions to protect property rights. This allows them to attract more FDI. In other words, what matters to foreign investors is not regime type per se but specific institutional features of the host country.¹⁵

Not surprisingly, Brazil and Peru, two exits of China-support Twin Ocean Railway, have been biggest recipients of China's FDI. Chinese largest long-term Latin commitments are in Brazil where it has invested over \$60 billion between 2003 and 2016. This is more than half of China's overall FDI in Latin America. Peru is the second largest recipient of Chinese investment. Projects in Brazil and Peru fit the basic pattern of Chinese Latin FDI: concentrating on oil, gas, and minerals and the infrastructure to extract those resources.¹⁶

Second, expanding the “circle of friends”

Years ago, scholar noted that “the relation between China and Latin America is characterized far more by expanding trade flows and business connections than by establishing traditional military or political ties. . . . China supports its trade-oriented goals by behaving as 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in Latin America.”¹⁷ During the Belt and Road Forum last May, Argentina had joined Bolivia, Brazil, Chile, Peru and Venezuela and became the sixth Latin American member of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

China's state-led model also includes what Stephen B. Kaplan called “patient capital” which “characterized by a longer-term horizon. While technically classified as mobile capital, its higher risk tolerance and geopolitical shrewdness make state-owned capital less likely to swiftly exit debtor countries.” The state-to-state lending reduces governments' reliance on conditionality-linked Western financing,

¹⁵ Chungshik Mo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Commitment Institutions, and Time Horizon: How Some Autocrats Do Better than Other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9, Issue 2, June 2015, pp. 344-3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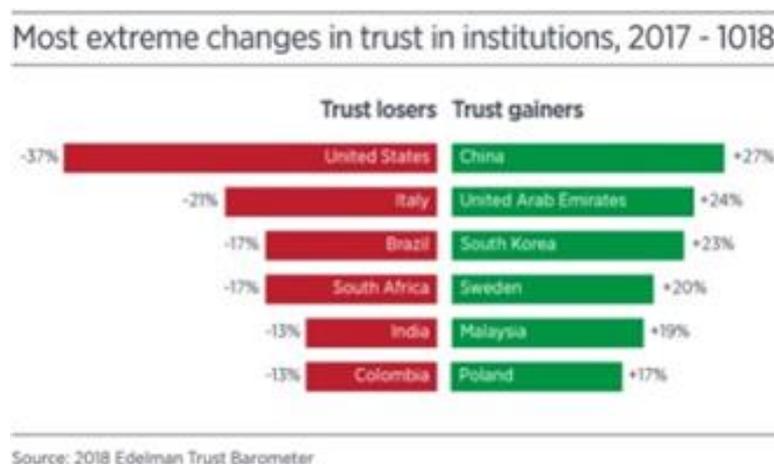
¹⁶ David Denoon, “China's Strategy in Latin America,” *IAPSDialogue*, Feb. 16, 2018. <https://iapsdialogue.org/2018/02/16/chinas-strategy-in-latin-america/>

¹⁷ Antonio C. Hsiang, “China Rising in Latin America: More Opportunities than Challenges,” *Journal of Emerging Knowledge on Emerging Markets*, Vol. 1, No.1, Nov. 2009, p. 46.(32-47)

giving them more autonomy to use budget deficits to intervene in their economies.¹⁸ Consequently, China can effectively expand the so-called “circle of friends.”

For Max Boot, the newly-appointed national security columnist for the Washington Post, the US’s “ace card” is the fact that the Chinese have almost no allies: “Every country on its periphery is scared of it and looks to the US to protect them.” But he also fears the US might be squandering that advantage because President Trump “has no idea of soft power.” Instead, he is pursuing his America- first policy which Boot said is encouraging others to similarly pursue their self-interests, alienating many of our allies.¹⁹ However, since Trump inaugurated, “the United States is enduring an unprecedented crisis of trust,” according to Richard Edelman, president and CEO of the Edelman Trust. (Details see Table 1.) In fact, the dynamic between the two superpowers has flipped, with China overtaking the U.S. in favorability, and China is particularly well-liked in Latin America, according to a survey conducted in 2017 by Pew Research.²⁰ (Details see Table 1 and 2.)

Table 1



Source: The 2018 Edelman TRUST BAROMETER

<https://www.edelman.com/trust-barometer>

¹⁸ Stephen B. Kaplan, “The Rise of Patient Capital: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Global Finance,” Feb. 1, 2018.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3108215> or <http://dx.doi.org/10.2139/ssrn.3108215>

¹⁹ “Max Boot on US Missteps Around the World”, Los Angeles World Affairs Council, Feb. 9, 2018. <http://www.lawac.org/Events-and-Archives/Commentary/Post/747/Max-Boot-on-US-Missteps-Around-the-World>

²⁰ Margaret Vice, “In global popularity contest, U.S. and China – not Russia – vie for first,” Pew Research, Aug. 23, 2017. <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7/08/23/in-global-popularity-contest-u-s-and-china-not-russia-vie-for-first/>

Table 2

Depending on the country, U.S. or China is the more favored nation

Favorable view of ___

	Russia	U.S.	China	China-U.S. diff	
Canada	27	43	48	5	
Europe					
Netherlands	15	37	49	12	
Spain	27	31	43	12	
Greece	64	43	50	7	
Germany	27	35	34	-1	
France	36	46	44	-2	
Sweden	18	45	41	-4	
UK	26	50	45	-5	
Hungary	39	63	38	-25	
Italy	35	61	31	-30	
Poland	21	73	42	-31	
Asia-Pacific					
Australia	37	48	64	16	
Indonesia	36	48	55	7	
India	47	49	26	-23	
Philippines	55	78	55	-23	
South Korea	36	75	34	-41	
Japan	26	57	13	-44	
Vietnam	83	84	10	-74	
Middle East					
Tunisia	39	27	63	36	
Lebanon	47	34	63	29	
Jordan	5	15	35	20	
Turkey	32	18	33	15	
Israel	35	81	53	-28	
Africa					
Senegal	34	55	64	9	
Tanzania	45	57	63	6	
Nigeria	45	69	72	3	
Kenya	27	54	54	0	
South Africa	28	53	45	-8	
Ghana	33	59	49	-10	
Latin America					
Mexico	32	30	43	13	
Chile	34	39	51	12	
Peru	41	51	61	10	
Argentina	27	35	41	6	
Venezuela	38	47	52	5	
Brazil	35	50	52	2	
Colombia	32	51	43	-8	

Source: Spring 2017 Global Attitudes Survey, Q12a, c, e.
PEW RESEARCH CENTER

Source:

Margaret Vice, “In global popularity contest, U.S. and China – not Russia – vie for first,”

Pew Research, Aug. 23, 2017.

<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7/08/23/in-global-popularity-contest-u-s-and-china-not-russia-vie-for-first/>

Third, enhancing Latin American connectivity

In his book *Connectography: Mapping the Future of Global Civilization*, Parag Khanna is interested in how connectivity and geography will affect the future of global affairs. He makes his thesis clear: “We are moving into an era where cities will

matter more than states and supply chains will be a more important source of power than militaries — whose main purpose will be to protect supply chains rather than borders. Competitive connectivity is the arms race of the 21st century.” In a world of super-low interest rates, Khanna correctly infers that it is in every government’s interest to invest more heavily in the infrastructure that enhances connectivity.²¹

In June 2017, the Chilean government has announced that it is looking at installing an underwater fiber optic cable across the Pacific Ocean to China. The project would help Chile bolster its telecommunications network and reduce the cost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China is excited about its potential to increase trade,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e cable, beginning in the city of Valparaiso, would pass New Zealand, Australia and French Polynesia before ending up in Shanghai, would be the first such direct link between Asia and Latin America. According to Xinhua, Chile’s Under-Secretariat of Telecommunications and China’s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have signed a deal to carry out a feasibility study on various alternatives.

Referring to the meeting in January 2018 as “a full success,”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person Hua Chunying claimed that many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are eager to be part of ” the BRI. Hua also revealed that under the BRI, China has proposed to “build ‘grand connectivity’ covering both sea and land, cultivate ‘grand markets’ that are open and reciprocal, [and] create ‘grand industries’ featuring advanced and independent technologies” in this region.²²

Policy Implications

OBOR’s natural extension to Latin America provides at least three policy implications. First, for the West in general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particular, “the big question for the future of global politics is straightforward: Whose model will prevail?”²³ It is no surprise, in February 2018, Rex Tillerson spoke out strongly against the expanding presen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Western Hemisphere, arguing that “China’s offers always come at a price,” and arguing that

²¹ Daniel W. Drezner, “On ‘Connectography,’ by Parag Khanna,” *The New York Times*, May 1, 2016, p.BR19. <https://www.nytimes.com/2016/05/01/books/review/connectography-by-parag-khanna.html>

²² Charlotte Gao, “China Says Latin America ‘Eager’ to Join Belt and Road”, *The Diplomat*, Jan. 24, 2018. <https://thediplomat.com/2018/01/china-says-latin-america-eager-to-join-belt-and-road/>

²³ Francis Fukuyama, “Exporting the Chinese Model,” *Project Syndicate*, Jan. 12, 2016. <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onpoint/china-one-belt-one-road-strategy-by-francis-fukuyama-2016-01>

“Latin America does not need new imperial powers that seek only to benefit their own people.” Although the outcome is yet to be determined, the result will likely play out through the rest of this century.

Second, Latin America may eventually have to choose side. Evan Ellis warns recently, “What is occurring in Latin America is no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 but the passing of ownership, and the associated benefits and decisions about commercial activities there, from Western managers, to often less benevolent Chinese ones.”²⁴ If it is true, how will Latin America to choose side? Korea may provide an interesting example. On Feb. 20, Korea signed the Korea-Central America FTA with five countries in Central America, Costa Rica, El Salvador, Honduras, Nicaragua and Panama, lowering tariffs on over 95 percent of goods. China signed a bilateral trade pact with Costa Rica in August 2011, but Korea is the first Asian country to sign an FTA with all five of those Central American countries.²⁵

Third, will BRI’s extension spill out to other Asian countries? As the newly protectionist trade talk coming out of Washington threatens economic pillars like NAFTA, there are surprising consequences for Tokyo. In fact, Japan is taking active steps to raise its profile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continuing push into Latin America and growing uncertainty about the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²⁴ Evan Ellis, “It’s time to think strategically about countering Chinese advances in Latin America,” Global Americans, Feb. 2, 2018.
<https://theglobalamericans.org/2018/02/time-think-strategically-countering-chinese-advances-latin-america/>

²⁵ Yoon Ja-young, “Korea signs FTA with Central America,” The Korean Times, Feb. 21, 2018.
https://www.koreatimes.co.kr/www/biz/2018/02/367_244537.html

Reference

Book:

Steil, Benn (2018), *The Marshall Plan: Dawn of the Cold War*, Simon & Schuster, Feb. 13.

Reports:

Remaking the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Latin America, Inter-American Dialogue, April, 2012.

<http://archive.thedialogue.org/PublicationFiles/IAD2012PolicyReportFINAL.pdf>

Remarks of Rex W. Tillerson, “U.S. Engagement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Feb. 1, 2018.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8/02/277840.htm>

“Max Boot on US Missteps Around the World”, Los Angeles World Affairs Council, Feb. 9, 2018.

<http://www.lawac.org/Events-and-Archives/Commentary/Post/747/Max-Boot-on-US-Missteps-Around-the-World>

Articles:

Bremmer, Ian (2018), “China fills the vacuum,” *Nikkei Asian Review*, Jan 8.

<https://asia.nikkei.com/Viewpoints/Ian-Bremmer/China-fills-the-vacuum>

Denoon, David (2018), “China’s Strategy in Latin America,” *IAPSDialogue*, Feb. 16.

<https://iapsdialogue.org/2018/02/16/chinas-strategy-in-latin-america/>

Drezner, Daniel W. (2016), “On ‘Connectography,’ by Parag Khanna,” *The New York Times*, May 1. p.BR19.

<https://www.nytimes.com/2016/05/01/books/review/connectography-by-parag-khanna.html>

Ellis, Evan (2018), “It’s time to think strategically about countering Chinese advances in Latin America,” *Global Americans*, Feb. 2.

<https://theglobalamericans.org/2018/02/time-think-strategically-countering-chinese-advances-latin-america/>

Farnsworth, Eric (2017), “How China and the Trump Effect Have Changed Japan’s Position in Latin America,” *World Politics Review*, Oct. 23, 2017.

<https://www.worldpoliticsreview.com/articles/23431/how-china-and-the-trump-effect-have-changed-japan-s-position-in-latin-america>

Fukuyama, Francis (2016), “Exporting the Chinese Model,” *Project Syndicate*, Jan. 12.

- <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onpoint/china-one-belt-one-road-strategy-by-francis-fukuyama-2016-01>
- Gao, Charlotte (2018), “China Says Latin America ‘Eager’ to Join Belt and Road”, *The Diplomat*, Jan. 24.
<https://thediplomat.com/2018/01/china-says-latin-america-eager-to-join-belt-and-road/>
- Hsiang, Antonio C. (2009), “China Rising in Latin America: More Opportunities than Challenges,” *Journal of Emerging Knowledge on Emerging Markets*, Vol. 1, No.1, Nov., pp. 32-47.
- Hsiang, Antonio C. (2018), “When America withdraws from Latin America, China steps in,” *The Diplomat*, Jan. 4.
<https://thediplomat.com/2018/01/as-america-withdraws-from-latin-america-china-steps-in/>
- Kaplan, Stephen B. (2018), “The Rise of Patient Capital: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Global Finance,” Feb. 1.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3108215> or <http://dx.doi.org/10.2139/ssrn.3108215>
- Kennedy, Paul (2009), “American Power Is on the Wan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an. 14. <http://www.wsj.com/articles/SB123189377673479433>
- Lin, Justin Yifu (2017), “What China Can Teach Developing Nations About Building Power”, *The New York Times*, Dec. 6.
<https://www.nytimes.com/2017/12/05/opinion/xi-jinping-china-rises.html>
- Moon, Chungshik (2015),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Commitment Institutions, and Time Horizon: How Some Autocrats Do Better than Other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9, Issue 2, June, pp. 344-356.
- Rachman, Gideon (2017), “Farewell Uncle Sam, hello Uncle Donald,” *The Financial Times*, Dec. 4.
<https://www.ft.com/content/0de186a6-d82c-11e7-a039-c64b1c09b482>
- Soutar, Robert (2018), “China and Latin America set new priorities at major Chile meet,” *China Dialogue*, Jan. 24.
<https://www.chinadialogue.net/blog/10369-China-and-Latin-America-set-new-priorities-at-major-Chile-meet/en>
- Steil, Benn (2018), “Russia’s Clash With the West is About Geography, Not Ideology,” *Foreign Policy*, Feb. 12.
<http://foreignpolicy.com/2018/02/12/russias-clash-with-the-west-is-about-geography-not-ideology/>
- Vice, Margaret (2017), “In global popularity contest, U.S. and China – not Russia – vie for first,” *Pew Research*, Aug. 23.

<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7/08/23/in-global-popularity-contest-u-s-and-china-not-russia-vie-for-first/>

Webber, Jude and John Paul Rathbone (2018), "Tillerson extols 19th-century US foreign policy in Latin America," *The Financial Times*, Feb. 2.

<https://www.ft.com/content/bdaee8d2-07c3-11e8-9650-9c0ad2d7c5b5>

Wincoff, Kindred (2016), "WPTPN: The Legitimacy of American Hegemony in the Age of Trump," *The Duck of Minerva*, Dec. 3.

<HTTP://DUCKOFMINERVA.COM/2016/12/THE-LEGITIMACY-OF-AMERICAN-HEGEMONY-IN-THE-AGE-OF-TRUMP.HTML>

Yoon, Ja-young (2018), "Korea signs FTA with Central America," *The Korean Times*, Feb. 21. https://www.koreatimes.co.kr/www/biz/2018/02/367_244537.html

"The Real Back Yard," *The Economist*, April 14, 2012, p. 48

拉美新聞分析

拉美國家對華政策轉向 兩岸外交競逐 or 中美地緣政治競爭

楊建平*

自蔡總統於 2016 年 5 月 20 日就職後，我國在非洲邦交國聖多美普林西比、中美洲地區邦交國巴拿馬、加勒比海地區邦交國多明尼加先後與中國建交。亦即，兩年間我三個邦交國對華政策轉向，其中兩個位於拉丁美洲，我在拉丁美洲邦交國數目減為 10 國，全球邦交國總數降至 19 國新低。

拉丁美洲地區長期以來為兩岸主要外交競逐區域，多明尼加與巴拿馬均為我拉丁美洲邦交國中具指標性意義者，巴拿馬因運河而具戰略重要地位，多明尼加則為加勒比海地區最大經濟體，為我在加勒比海地區最大之邦交國。中國大陸在拉丁美洲我邦交國設有三個具外交特權禮遇的「貿易發展辦事處」，其中兩個就在多明尼加與巴拿馬。¹

進入二十一世紀後，繼哥斯大黎加，巴拿馬與多明尼加接連對華政策轉向，此為單純之兩岸外交競逐？抑或是中美地緣政治競爭？

一、中、美在拉丁美洲地緣政治競爭論述的理論依據

二十世紀期間中拉關係相關發展未至引起美國關注程度，「中國因素」在美國對拉丁美洲政策鮮少顧及，中拉關係亦未成為中美關係之議題。² 但由於拉丁美洲與美國地理位置之鄰近性，西半球安全為美國之「核心利益」，「美國因素」為任何區域外國家對拉丁美洲政策之主要考量。

*楊建平：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宏都拉斯國防大學名譽教授，致理科技大學拉丁美洲經貿研究中心研究員。E-Mail: antonioyang01@hotmail.com.tw

¹ 另一個在海地。

² 朱鴻博，「中美拉三邊關係互動與中國之拉美政策」，*拉丁美洲研究*(北京)，第 32 卷第 4 期(2010 年 8 月)，頁 62。

奧根斯基 (A.F.K. Organski)於 1958 年提出「權力轉移理論」(Power Transition Theory)，³ 認為當後來之修正主義者(revisionist)在國際體系中趕上先前之領導者，崛起強權(rising power)因為不滿現狀，要對現霸權(status-quo power)地位加以挑戰，試圖取代沒落中霸權，因而會發生戰爭。⁴ 另一作為中美兩國必有一戰的論述依據為「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⁵ 習近平於 2015 年 9 月訪問美國在第一站西雅圖演說時，曾公開表示：「世界上本無『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國之間一再發生戰略誤判，就可能自己給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⁶

中拉關係大幅提升後，引起美國政府及智庫關注；美國國會於 2005 年至 2008 年間，就中國與拉美關係為主題舉行三次聽證會；2015 年 9 月，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以「中國在拉丁美洲之進展」(China's Advance in LAC)為題再次舉行聽證會。⁷ 聽證會中對中國在拉美影響力提升之憂慮，主要論點係來自現實主義觀點。

二、拉丁美洲與中、美兩國「核心利益」之關係

中美洲及加勒比海地理位置與美國相鄰，直接關係到美國本土安全之「核心利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冷戰時期，美國關注西半球地區集體安全，防範共產主義入侵，與屬於共產集團之中國處於對立面。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於 2017 年 9 月在巴拿馬時強調：「中國政府從戰略高度重視中巴關係，這個戰略不是地

³ 奧根斯基(A.F.K. Organski) 在 1958 年於「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一書中首度提出「權力轉移理論」觀點。「中國威脅論」之主要理論依據即為「權力轉移理論」，認為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快速成長，相對使其有能力擴充軍力，中國目標為「擴張」，將造成安全困境之緊張。

⁴ Steve Chan, *China, the U.S., and the Power-Transition Theory: A Critique*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 2.

⁵ 「修昔底德陷阱」源於公元前 5 世紀古希臘史學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Peloponnesian War)，該書研究雅典和斯巴達兩國發生戰爭得原因，修昔底德認為雅典的崛起引發斯巴達對雅典的恐懼，致使雙方發生戰爭無可避免。

⁶ 「習近平在歡迎宴會上演講全文」，*紐約時報*(中文網)，2015 年 9 月 24 日，<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50924/cc24xijinpingspeech/>。

⁷ 美國國會針對中國與拉丁美洲關係舉行聽證會一覽表

時間	聽證會負責單位	聽證會主題
2005 年 9 月 20 日	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西半球、和平工作團及毒品小組	「挑戰或機遇？中國在拉丁美洲之角色」 (Challenge or Opportunity? China's Role in Latin America)
2005 年 4 月 6 日	眾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西半球小組	「中國在西半球之影響力」 (China's influence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2008 年 6 月 11 日		「新挑戰：中國在西半球之影響力」 (The New Challenge: China's influence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2015 年 9 月 10 日	眾議院外交委員會	「中國在拉丁美洲之進展」 (China's Advance in LAC)

資料來源：綜整自：美國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網站，<<https://beta.congress.gov/>>。

緣競爭的戰略」，⁸ 雖然此話目的主要是降低美國之憂慮，但從地緣政治視角觀之，中國在拉丁美洲、特別是中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加強其政、經影響力，不可能忽視「美國因素」。

巴拿馬有連結太平洋與大西洋之運河，運河區曾為美國在拉丁美洲最重要戰略據點及最大軍事基地所在地。二十世紀結束前夕，巴拿馬運河歸還巴拿馬政府，美軍「南方指揮部」(Southern Command)自巴拿馬運河區撤回美國本土邁阿密。美軍撤離巴拿馬後，運河兩端港口經營權由與中國軍方關係密切之港資「和記黃埔」(Hutchison Whampoa) 集團得標，曾引起美國部分人士極大憂慮。⁹ 另美國曾於 1965 年 4 月出兵多明尼加，以防範在加勒比海地區出現「第二個古巴」；另於 1989 年 12 月發動「正義行動」(Operation Just Cause)入侵巴拿馬，逮捕軍事強人諾瑞加(Manuel Antonio Noriega)。

在占中國非邦交國一半以上之拉丁美洲地區，「一個中國」之宣示對中國而言特別重要。在 2008 及 2016 年公布之兩份「中國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中，均強調「一個中國原則是中國同拉美國家及地區組織建立和發展關係的政治基礎」。¹⁰ 習近平 2013 年就任國家主席以來，訪問拉丁美洲各國或簽署建立戰略伙伴關係所發表之「聯合聲明」中，均有拉方政府「重申堅定奉行一個中國政策」之文字表述。

在 2017 年 6 月與 2018 年 5 月中國與巴拿馬及多明尼加的建交聯合聲明中，均強調巴拿馬及多明尼加「承認」中國對「一個中國原則」的論述。¹¹ 2017 年 11 月，巴拿馬巴雷拉(Juan Carlos Varela)總統訪陸時所發布的「聯合聲明」中，更首見表述「巴拿馬政府將『嚴格』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堅決反對』任何有悖這一原則的行為，『積極支持』中國的和平統一進程」。¹² 巴拿馬對「一個中國」的回應，為近年來最配合中國立場的國家。

三、中、美兩國領導人對待拉丁美洲國家的不同態度

拉丁美洲、美國、中國相互間關係在進入 21 世紀後有極大轉變。在拉丁美

⁸ 「王毅：中國和巴拿馬既是老相識，又是新朋友」，2017 年 9 月 18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www.fmprc.gov.cn/web/zyxw/t1493966.shtml。

⁹ “Us Faces Surprise Attack With Canal Giveaway: Analyst,” *Global Security*, November 17, 1999,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wmd/library/news/china/1999/e-11-18-99-5.htm>>.

¹⁰ 「中國對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6 年 11 月 24 日，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tytj_674911/zcwj_674915/t1418250.shtml。

¹¹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巴拿馬共和國關於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人民日報*，2017 年 6 月 14 日，版 3；「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多米尼加共和國關於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人民日報*，2018 年 5 月 2 日，版 3。

¹²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巴拿馬共和國聯合聲明」，*人民日報*，2017 年 11 月 18 日，版 3。

洲與美國關係方面，隨著 21 世紀初期美國全球戰略重心轉向「反恐」，較無暇顧及拉丁美洲；美國對傳統勢力範圍影響力下降，導致出現如「華盛頓正失去拉丁美洲嗎？」論點。¹³ 而同時中國與拉美關係超出預期快速發展，成為僅次於美國之拉美第二大貿易夥伴國及主要外資來源國。

由於美國對拉丁美洲的不重視，加以川普總統在與墨西哥邊境築牆，且對薩爾瓦多、海地等國移民發表汗巖姓的言論，¹⁴ 導致有「川普使中國在拉美偉大」(Trump Makes China Great in Latin America)¹⁵之論點出現。習近平在不同場合一再強調「中拉全面合作夥伴關係以平等互利為基礎，以共同發展為目標」，「成為攜手發展的命運共同體」。¹⁶ 對新建交人口僅數百萬的拉美小國如哥斯大黎加，更特別提出：「中哥關係完全可以成為不同規模不同國情國家友好合作的典範」。中國此一態度，對過去長期為歐洲西班牙等國家殖民地、當今受美國霸權影響的拉丁美洲國家非常受用。

胡錦濤在十年國家主席任內，曾五度訪問拉丁美洲，習近平在第一個任期內亦已三度訪問拉丁美洲，參加金磚國家、亞太經合會及二十國集團(G20)在拉丁美洲舉辦之領導人會議；美國總統傳統以來僅出席每三年舉行一次的美洲國家組織高峰會(Summits of the Americas)。因此有國際政治分析家指出，中國國家主席在拉丁美洲停留訪問的時間，遠遠超過美國總統。

當美國川普總統以敘利亞危機為由，取消出席今(2018)年 4 月 13 日在秘魯舉行之第八屆美洲高峰會議，¹⁷ 此為美國總統首度缺席西半球最重要的高峰會議。而習近平準備第四度訪問拉美，出席今年 11 月在阿根廷舉行之二十國集團(G20)峰會，明(2018)年在智利舉行之「亞太經合會」(APEC)領袖峰會，習近平亦將出席。另可以預期的，習近平並將會順訪巴拿馬及多明尼加新建交國。鄰近的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元首不屑一顧，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元首卻橫渡太平洋遠道來訪，拉丁美洲國家心中會有何感受？不言可喻。

¹³ 相關論述參見：Peter Hakim, “Is Washington Losing Latin America?”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6); Shlomo Ben-Ami, “Is the US Losing Latin America?” *Project Syndicate*, June 5, 2013; Orion Jones, “Is the US Losing Latin America?,” *Project Syndicate*, June 10, 2013.

¹⁴ Alan Fram and Jonathan Lemire, “Trump: Why allow immigrants from ‘shithole countries’?”, *AP*, Jan. 12, 2018,

<https://www.apnews.com/fdda2ff0b877416c8ae1c1a77a3cc425/Trump:-Why-allow-immigrants-from-%27shithole-countries%27>.

¹⁵ Antonio Hsiang, “Trump Makes China Great in Latin America,” *THE DIPLOMAT*, April 21, 2017, <https://thediplomat.com/2017/04/trump-makes-china-great-in-latin-america/>.

¹⁶ 「中國對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6 年 11 月 24 日，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tytj_674911/zcwj_674915/t1418250.shtml。

¹⁷ Julie Hirschfeld Davis, “Trump Cancels Trip to Latin America, Citing Crisis in Syria,”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10, 2018,

<https://www.nytimes.com/2018/04/10/us/politics/trump-cancels-trip-latin-america-crisis-syria.html>.

巴拿馬及多明尼加與中國建交後影響所及，哥斯大黎加對中國在中美洲地區之地緣政治地位與價值大幅降低、尼加拉瓜欲獲得中國資金興建與巴拿馬運河相抗衡之「世紀運河之夢」機會更加渺茫，而其它在美國有以百萬計非法移民、國內經濟高度依賴來自美國僑匯之中美洲「北三角」（瓜地馬拉、薩爾瓦多及宏都拉斯）國家，對中國大陸之地緣政治利益將持續縮減。但對中國而言，中美兩國之間的利益，遠遠大於與一個拉美小國建交的利益，中國不會為了與拉美一小國建交而損及中美關係，其中「一個中國」原則當為主之考量因素。

拉美經貿書評或重要文獻介紹

Title 題目	“Personal vote, spatial registration rules, and party system national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Keyword 關鍵詞	Political parties, party system nationalization, electoral systems, party laws, Latin America
Author 作者	Yen-Pin Su 蘇彥斌 副教授，政治大學
Attribute 屬性	專題
Publish Date 出版日期	2018 年 3 月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ume 39, Number 2, March 2018, pp.192-2018.
Abstract: 摘要	While many studies of party system nationalization examine the effects of various institutional factors, few take into account the impact of party formation cost. This paper aims to fill the empirical gap by focusing on the interactive effect of electoral systems and party registration rules. I argue that the effect of electoral systems on party system nationalization is conditional on spatial registration rules, a requirement that requires a party to collect signatures or organize local branches in a specified geographical manner to maintain the party’s legal status. Based on data for 97 legislative elections in 18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from 1978 to 2011, the empirical analysis demonstrates that a country with an electoral system that encourages a personal vote tends to have a much lower level of party system nationalization when that country does not have spatial registration requirements. The result is robust across different model specifications and estimation techniques.
參閱網站	2018 年 03 月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ume 39, Number 2, March 2018, pp.192-2018. http://journals.sagepub.com/doi/abs/10.1177/0192512116676354

Title 題目	向駿觀點：拉美 2018—向左？向右？
Keyword 關鍵詞	阿根廷、巴西和秘魯與拉丁美洲、「拉美選舉馬拉松年」(Latin America's voteathon)。
Author 作者	向駿教授 Antonio C. Hsiang，致理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系
Attribute 屬性	專題
Publish Date 出版日期	《風傳媒》，2018 年 3 月 25 日。
Abstract: 摘要	本文旨就拉美繼阿根廷、巴西和秘魯分別在 2015 年和 2016 年迎來右派國家領導人後，2017 年 12 月 17 日智利前總統皮涅拉 (Miguel Juan Sebastián Piñera) 再度當選並已於 3 月 11 日就職，委內瑞拉、哥倫比亞、墨西哥、巴西 成為南美洲向左、右轉的又一例證。通常左翼政黨以追求社會福利優先，右翼政黨則以追求發展效率優先，但這兩種政策取向的搖擺也成為拉美經濟動盪的因素之一。2018 年拉美有 7 個國家舉行大選，《經濟學人》把今年稱為「拉美選舉馬拉松年」。
參閱網站	http://www.storm.mg/article/410510

Title 題目	向駿觀點：「耐心資本」有助「一帶一路」自然延伸拉美
Keyword 關鍵詞	習近平、一帶一路、博鰲亞洲論壇、美洲國家高峰會議
Author 作者	向駿
Attribute 屬性	新聞簡析
Publish Date 出版日期	2018 年 4 月 22 日 風傳媒
Abstract: 摘要	在「一帶一路」推出的過程中，中國的優勢就在於有豐富的「耐心資本」。4 月 10 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博鰲亞洲論壇開幕式的演講中，首次提到改革開放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不僅深刻改變了中國，也深刻影響了世界。更重要的是提到，「從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到共建『一帶一路』，為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和國際金融危機作出重大貢獻。」
參閱網站	www.storm.mg/article/425259

Title 題目	全球瞭望 (2) 尼加拉瓜動盪
Keyword 關鍵詞	拉丁美洲、委內瑞拉、中國、美國
Author 作者	楊建平博士
Attribute 屬性	新聞簡析
Publish Date 出版日期	20187年4月24日 聯合影音 » 國際 » 分析國際大事、聚焦時事評論，全球瞭望
Abstract: 摘要	評論/ (1) 尼加拉瓜動盪 (2)揮別歷史陰影？巴拉圭強人秘書之子當選總統相關議題研析。
參閱網站	https://video.udn.com/news/705318

Title 題目	向駿：中國製造 2025 對拉美影響美無法擋
Keyword 關鍵詞	巴西、經濟外交、中國製造 2025、拉美
Author 作者	向駿
Attribute 屬性	新聞簡析
Publish Date 出版日期	2018年4月26日 中評社
Abstract: 摘要	中美貿易大戰，美國盤算用現有的科技領先，壓制中國的技術，但是從拉美國家接受中國一帶一路的基礎建設，中國製造 2025 也跟著進入拉美，久而久之，會都採用中國設定的標準，重點是，一帶一路不是短期工程，而是升級成為直接決定中國崛起的長期戰略，這當中耐心資本會決定拉美自然延伸的成敗。
參閱網站	http://hk.crntt.com/crn-webapp/touch/detail.jsp?coluid=7&kindid=0&docid=105050015

Title 題目	墨西哥歡迎一帶一路
Keyword 關鍵詞	關稅壁壘、墨西哥、經濟外交、中國、美國
Author 作者	Fabricio Antonio Fonseca – Fernandez 馮慕文, 墨西哥籍專任助理教授
Attribute 屬性	新聞簡析
Publish Date 出版日期	2018 年 4 月 30 日
Abstract: 摘要	中美貿易戰，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會成為關鍵因素，一旦談成，讓原本捨棄墨西哥到中國設廠的跨國企業，回來墨西哥，因此獲利，墨西哥也是美國壓力來源。
參閱網站	http://hk.crntt.com/doc/1050/5/4/1/105054193.html

Title 題目	【台多斷交】斷交風暴 八月後還有警訊
Keyword 關鍵詞	拉丁美洲、巴拉圭、中國、美國
Author 作者	楊建平博士
Attribute 屬性	新聞簡析
Publish Date 出版日期	2018 年 5 月 2 日 上報 » 評論 政經交鋒 世界局勢
Abstract: 摘要	從「嚴格」恪守到「積極支持」一中評論，巴拉圭新任總統將在 8 月份就職，已有跡象顯示該國新任總統將努力促成和中國建交。中國大陸繼去(2017)年 6 月 13 日與巴拿馬建交後，在 2018 年 5 月 1 日宣布與多明尼加建交，距蔡英文總統 4 月 17 日至 21 日訪問非洲邦交國史瓦濟蘭僅兩週。我在拉丁美洲邦交國數目減為 10 國，全球邦交國總數降至 19 國新低。
參閱網站	http://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39970

Title 題目	回顧薩爾瓦多和平協議展望哥倫比亞和平之路
Keyword 關鍵詞	薩爾瓦多、哥倫比亞、經濟外交、中國、美國
Author 作者	陳敬忠副教授，本校副教授／拉美經貿研究中心研究員
Attribute 屬性	新聞簡析
Publish Date 出版日期	2018 年 4 月北京大學亞洲太平洋研究院-亞太研究論叢第十四輯 169-196 頁
Abstract: 摘要	1992 年 1 月 16 日，中美洲薩爾瓦多武裝遊擊組織馬蒂解放陣線首領，與克利斯蒂安尼總統領導的政府，在聯合國斡旋下達成協議結束 12 年的內戰。多年來，學者專家咸認薩爾瓦多從兵連禍結的內戰，經過談判簽訂和平協議，將左派遊擊隊轉型為合法政黨，進而能通過民主程序與右派輪流執政，邁向國家重建之路，是聯合國歷來調停個別國家內部武裝衝突難得成功的個案。
參閱網站	2018 年 4 月北京大學亞洲太平洋研究院-亞太研究論叢第十四輯 169-196 頁

拉丁美洲經貿研究中心活動剪影

4月24日中心研究員楊建平博士接受接受[聯合報 UDN TV-全球瞭望]專訪有關我國與揮別歷史陰影？巴拉圭強人秘書之子當選總統相關情勢訪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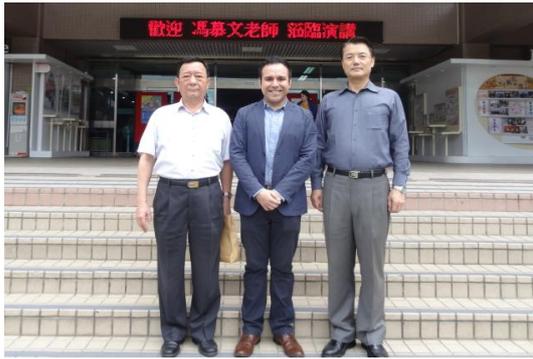


<https://global.udn.com/video/play/1020/943>



<https://video.udn.com/show/8390>

中心研究員楊建平博士接受國際議題電視專訪



2018年5月11日拉美經貿中心主任向駿邀請墨西哥籍 Fabricio Antonio Fonseca (馮慕文)博士參加拉丁美洲商貿實務社群研討及墨西哥經貿相關議題發表



2018年5月14日總統蔡英文接見拉美經貿研究中心智利籍顧問 Ariel Alvarez Rubio 博士伉儷



2018年5月14日總統蔡英文接見拉美經貿研究中心
智利籍顧問 Ariel Alvarez Rubio 博士伉儷並交換禮品



2018年5月26日校長尚世昌博士邀請拉美經貿研究中心智利籍顧問 Ariel Alvarez Rubio 博士伉儷，商貿外語學院院長林國榮博士，國貿系系主任何素美博士及拉美中心研究員楊建平博士合影。



《拉丁美洲經貿季刊》投稿須知及體例

壹、投稿須知

- 一、本刊為針對拉丁美洲區域研究學術刊物，歡迎與拉丁美洲經濟、貿易、政治、教育、文化、書評及歷史等相關稿件。自民國 99 年 6 月 1 日創刊，每年區分春（3 月 1 日）夏（6 月 1 日）秋（9 月 1 日）冬（12 月 1 日）四季出版。並經收錄於國家圖書館「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與國內知名遠流出版集團智慧藏公司之「TAO 台灣學術線上」(www.lib.ntu.edu.tw)、凌網數位出版品營運平台之 HyRead 台灣全文資料庫(www.hyread.com.tw/publisher/)及華藝線上圖書館(<http://www.airitilibrary.com/>)期刊資料庫。
- 二、來稿請示作者基本資料註明作者姓名(中、英、西文)、服務機構(中、英、西文)、職稱、地址、聯絡電話、傳真、Email 及主要學經歷(中、英、西文)。
- 三、來稿請依一般學術論文格式撰寫，文章分節並附小標題，包括中英西文論文名稱，文首請撰寫中英西文摘要 500 字以內及關鍵詞 4~6 個，加註釋及參考文獻。為求本刊的完整性、一致性和嚴謹性，請作者依本刊規定進行文章格式的編排及內容的增減。全文依據本刊格式規定後，以三萬字為限(含註腳文字)。
- 四、作者投稿請自負文責，並注意著作權法等相關法律規定。經送審核准採用者，得依編輯需求刊載或加以刪修潤飾，若不同意者，請預為註明。
- 五、本刊設有審稿制度，分初審及複審，聘請專家學者以匿名審稿方式審閱，以決定採用稿件，並視審稿情形，提出審稿意見供作者參考。審查時間原則不超過一個月，並在審查通過後，依論文刊登期數，編排刊登。
- 六、投稿文章，若通過審查程序可獲刊之篇數超過當期篇幅容量，編輯委員會得斟酌領域平衡以及該稿件之時效性等因素，決定當期刊登之稿件及其順序。
- 七、本刊典藏於中華民國國家圖書館「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請同意將來稿之合法權利以採取無償之非專屬授權方式供國家圖書館及其他本刊物授權之資料庫、數位典藏業者，進行重製，透過網路提供服務、授權用戶下載、列印等行為。或並得酌作格式之修改。經本刊刊載之文稿，版權歸本刊所有，除作者自用外，授權轉載須徵得本刊同意。
- 八、歡迎以電子郵件投稿，電郵：cf100@mail.chihlee.edu.tw。如以紙本請寄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313 號，致理科技大學商貿外語學院-拉丁美洲經貿研究中心。
- 九、《拉美經貿季刊》接受中、英、西文稿件，經常性專欄列舉如下：
 - (一) 特稿：
 - (二) 專題：如拉美獨立 200 週年。
 - (三) 拉美新聞分析：如拉美財長會議、總統大選。
 - (四) 拉美經貿分析：如拉美投資趨勢分析。
 - (五) 拉美經貿書評或重要文獻介紹：如大陸的拉美政策白皮書。
 - (六) 拉美與兩岸：拉美對中國、臺灣或兩岸關係的影響。
 - (七) 拉美人物側寫：如拉美國家駐中華民國大使、代表、拉美傑出人物、

華商等。

(八) 拉丁美洲史話：如兩岸與拉美關係變遷、拉美重要歷史事件回顧等，特別歡迎有派駐拉美經歷者供稿。

(九) 拉美經貿統計：表列重要經貿資料。

(十) 拉美經貿新聞：當季拉美經貿新聞選粹。

貳、體例

一、內文文字請依照以下規定：

中文字型一律採用新細明體、英文字型一律採用 Times New Roman；內文字型大小：12pt；章節標題字型大小：14pt、粗體；字元間距：標準。

二、行間距：單行間距。段落與之間務必加一行空行間。

參、註腳（頁註）格式

一、本刊以橫式編排，採頁下註，作者姓名列於題目之下，作者介紹列於註釋前，並以*號表示，註腳方式如下。

二、註腳編號，使用阿拉伯數字，以每篇論文為單位順次排序，文中(含註腳)字體應統一採用新細明體，英文字型一律採用 Times New Roman；字型大小：10pt。

三、專書

(一) 中文：作者姓名，《書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頁 x 或頁 x-x。

(二) 外文：Author's Full Name, Complete Title of the Book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 Year), p. x or pp. x-x.

四、專書譯著

(一) 中文：Author's Full Name 著，譯者姓名譯，《書名》（書名原文）（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頁 x 或頁 x-x。

(二) 外文：Author's Full Name, Complete Title of the Book (Original Title of the Book), trans., Translator's Full Name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 Year), p. x or pp. x-x.

五、專書論文

(一) 中文：作者姓名，〈篇名〉，編者姓名編，《書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頁 x 或頁 x-x。

(二) 外文：Author's Full Name, "Title of the Article," in Editor's Full Name, ed., Complete Title of the Book (Place of Pubation: Publisher, Year), p. x or pp. x-x.

六、專書論文譯著（請依個別刊物實際出版項，完整臚列）

(一) 中文：Author's Full Name 著，譯者姓名譯，〈篇名〉（篇名原文），編者姓名編，譯著者姓名譯著，《書名》（書名原文）（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頁 x 或頁 x-x。

(二) 外文：Author's Full Name, "Title of the Article," in Editor's or Author's Full Name, (ed.,) Complete Title of the Book (Original Title of the Book), trans., Translator's Full Name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 Year), p. x or pp. x-x.

七、期刊論文（請依個別刊物實際出版項，完整臚列）

(一) 中文：作者姓名，〈篇名〉，《刊物名稱》，第 x 卷第 x 期，年月，頁 x 或頁

x-x。

(二) 外文：Author's Full Name, "Title of the Article," Name of the Journal, Vol. x, No. x, Month Year, p. x or pp. x-x.

八、期刊論文譯著

(一) 中文，外文：：Author's Full Name 著，譯者姓名譯，〈篇名〉(篇名原文)，《刊物名稱》，第 x 卷第 x 期，年月，頁 x 或頁 x-x。

九、學位論文

(一) 中文：作者姓名，《學位論文名稱》(發表地：學校及系所名稱博／碩士論文，出版年)，頁 x 或頁 x-x。

(二) 外文：Author's Full Name, Title of the Dissertation (Diss./Thesis, The Name of the Department, the Name of the Degree- University, Year), p. x or pp. x-x.

十、研討會論文

(一) 中文：作者姓名，〈篇名〉，發表於「研討會名稱」研討會(地點：主辦單位，年月日)，頁 x 或頁 x-x。

(二) 外文：Author's Full Name, "Title of the Articl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mplete Name of the Conference (Place of the Conference: Conference Organizer, Date), p. x or pp. x-x.

十、報紙(若為社論、短評、通訊稿或作者匿名，則可不列作者欄)

(一) 中文：作者姓名，〈篇名〉，《報紙名稱》，年月日，版 x。

(二) 外文：Author's Full Name, "Title of the Article," Name of the Newspaper, Date, Section or Page Numbers.

十一、網際網路依線上實際資訊完整臚列，須註明上網查詢年月日及時間。

(一) 中文

1. 專書：作者姓名，《書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頁 x 或頁 x-x，《網站名稱》，〈網址〉。

2. 論文：作者姓名，〈篇名〉，《刊物名稱》，第 x 卷第 x 期，年月，頁 x 或頁 x-x，《網站名稱》，〈網址〉。

3. 報導：作者姓名，〈篇名〉，《網站名稱》，年月日，〈網址〉。

(二) 外文

1. 專書：Author's Full Name, Complete Title of the Book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 Year), p. x or pp. x-x, Name of the Website, <URL <http://www.atimes.....>>.

2. 論文：Author's Full Name, "Title of the Article," Name of the Journal, Vol. x, No. x, Date, p. x or pp. x-x, Name of the Website, <URL <http://www.atimes.....>>.

3. 報導：Author's Full Name, "Title of the Article," Name of the Website, Date, <URL <http://www.atimes.....>>.

拉丁美洲經貿季刊

發行人 Publisher: 致理科技大學 校長 尚世昌 博士

編輯委員會 Editorial Board:

總編輯 Editor in Chief: 向駿 (拉丁美洲經貿研究中心主任)

副總編輯 Deputy Editors in Chief:

楊建平 (Antonio Yang)

馮慕文 (Fabricio Antonio Fonseca)

向洵 (Jerome Hsiang)

本期主編 Editor: 陳敬忠 副教授

執行編輯 Managing Editor: 龔建華 (研究員)

特約編輯委員 Contributing editors:

林國榮 (致理科技大學商貿外語學院 院長)

歐鴻鍊 (中華民國外交部前部長、社團法人對外關係協會會長)

鄧中堅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教授)

蘇振興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研究員)

韓琦 (南開大學拉丁美洲研究中心教授/中國拉丁美洲學會副會長)

李和 (美國 Merrimack College 教授)

曾福生 (麥可福國際公司執行董事)

孫正大 (中南美經貿聯誼會創會理事長)

向洵 Jerome Hsiang (美國 Fairfield Consulting Group 副總裁)

平臨泰 Jorge Pinto (墨西哥外交部前次長，古今東西文化公司共同創辦人)

吳華安 Juan Uriburu (阿根廷財政部法律暨行政秘書局國際法律事務處長)

歐威信 Wilson de Jesus Beserra de Almeida (巴西 Catholic University 教授)

Aldo Flores -Quiroga (墨西哥能源部次長、國際能源論壇 IEF 前秘書長)

Áriel Alvarez Rubio (智利國家政治暨戰略研究院教授)

Carlos Saravia Frias (阿根廷 Austral 大學教授)

Edgar Ricardo Bustamante Figueroa (瓜地馬拉 Universidad Galileo 教授)

Herber Oswaldo Vides Lucha (薩爾瓦多國家最高研究院顧問)

Roberto Zayas 所羅文化公司負責人

編輯委員 Editorial Board:

陳敬忠 致理科技大學副教授

柯玉枝 財團法人中國經濟企業研究所所長

蘇彥斌 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黃富娟 淡江大學美洲研究所助理教授

莫伊賽斯 (Moises Lopes de Souza, 南海智庫副主任)

馮慕文 (Fabricio Antonio Fonseca, 政治大學亞太研究博士)

贊助單位: 漢儒、華儒文教基金會

創刊於 2010 年 6 月 1 日，每年區分春(3 月 1 日)、夏(6 月 1 日)、秋(9 月 1 日)、冬(12 月 1 日)四季出版，收錄於國家圖書館「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http://www.ncl.edu.tw/>)、凌網數位出版品營運平台之 HyRead 台灣全文資料庫(www.hyread.com.tw)、華藝線上圖書館(<http://www.airtlibrary.com>)期刊資料庫。

